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止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曽𢾾

謄録監生臣徐元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敬止集　　地理類四河渠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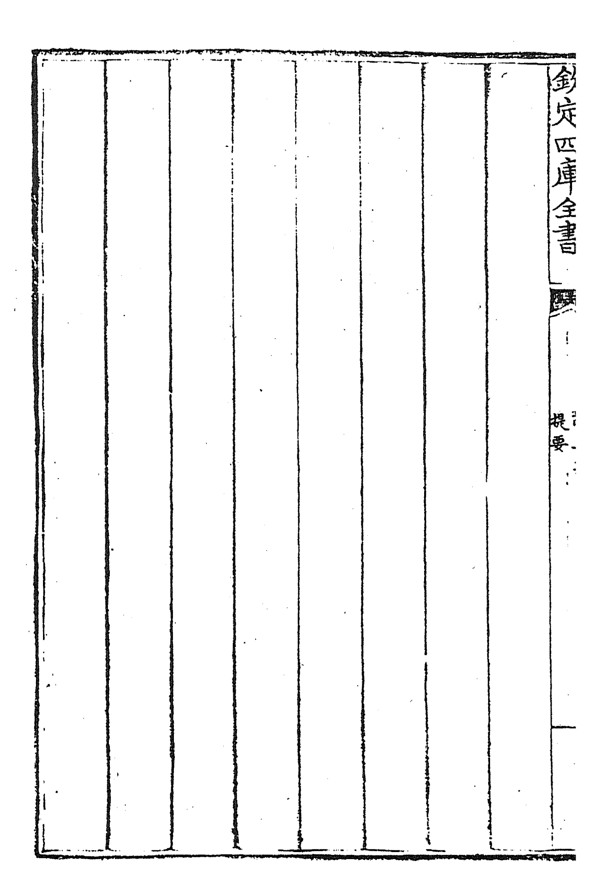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敬止集四卷明陳應芳撰應芳字元振泰州衛人萬歷辛未進士官福建布政司叅政淮南夙稱澤國而泰州興化尤甚應芳家於泰州因講求水道之源委與河之利害明於水利集當時奏疏公移私札言河道

者為一書名敬止重桑梓也又各繪為圖曰泰州上河曰泰州下河曰高興下河曰興化下河曰寳應下河曰鹽城下河附論十三首兼及漕運田賦雖今昔異宜形勢遞變核以水道與所圖已不相符然其書議論詳明以是地之人言是地之利病終愈於臨時相度隨事揣摩因其異同以推求沿革之故於疏濬築防亦未為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敬止集卷一

明 陳應芳 撰

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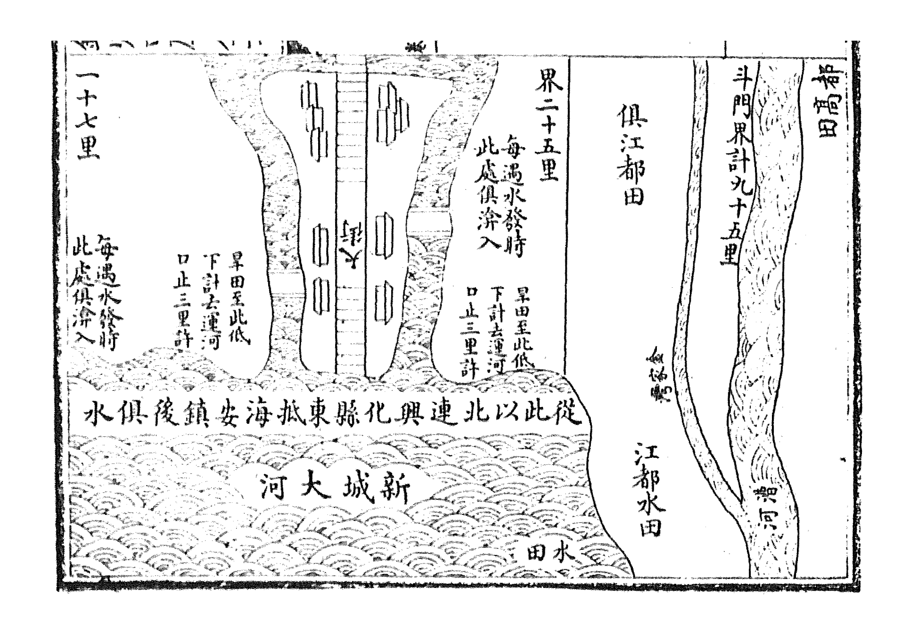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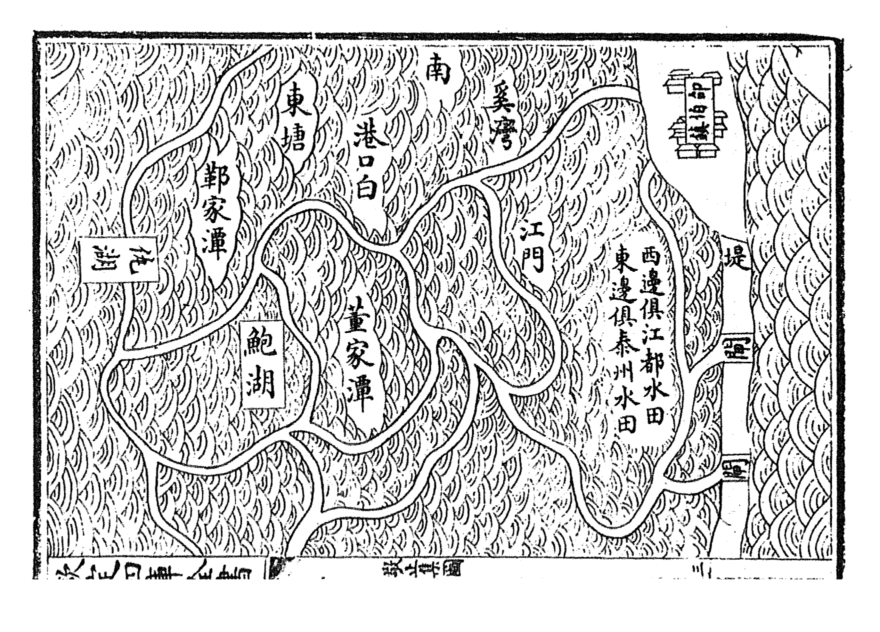
圖者何圖淮南漕隄以内被水之壤地也壤地環五州縣千里廣矣繪之一葉曲折難詳也直其方位展閱未晰也故今以南北横之象南有江而北有淮也東西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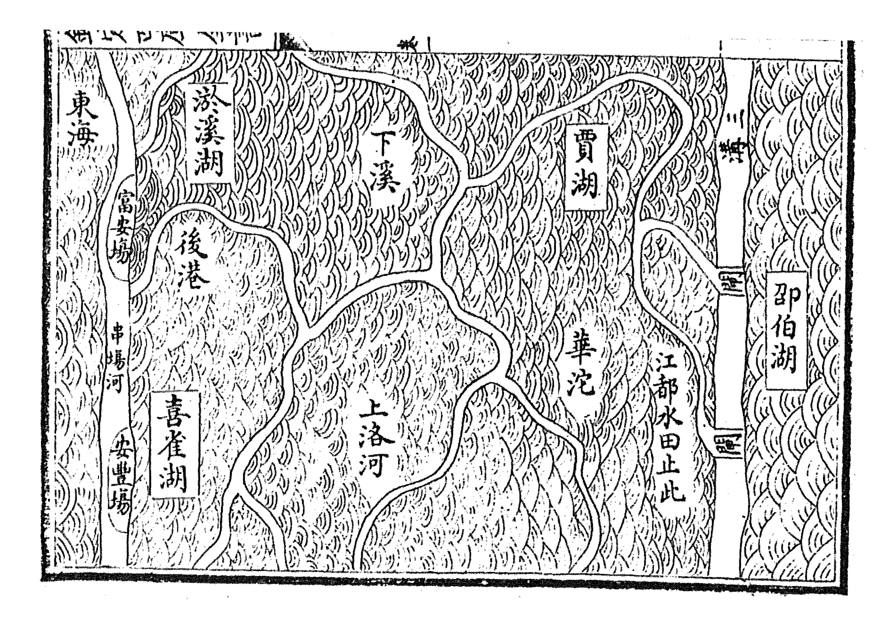
之象東有海而西有湖也地理自然之勢固如此矣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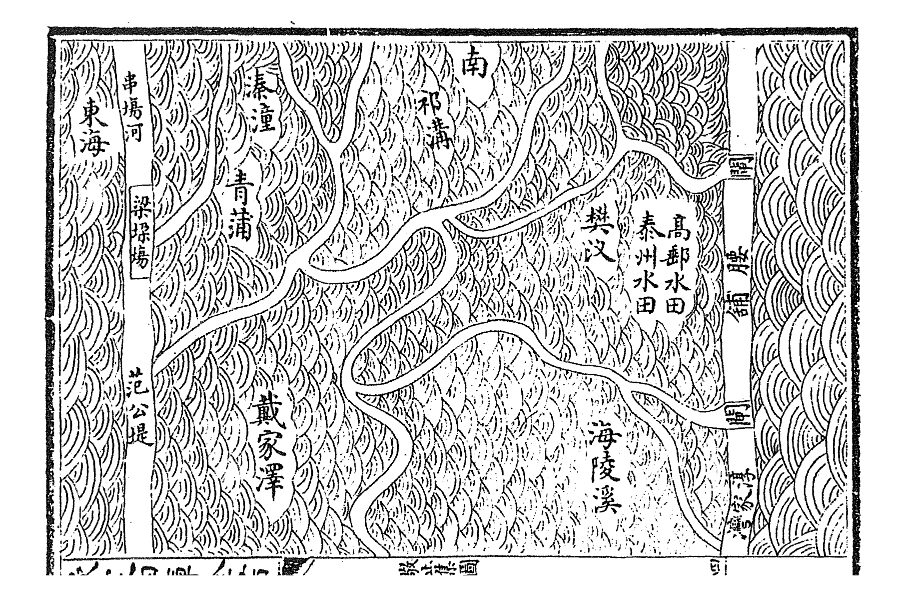
韋連接續庶足考其顛末云爾圖凡七首具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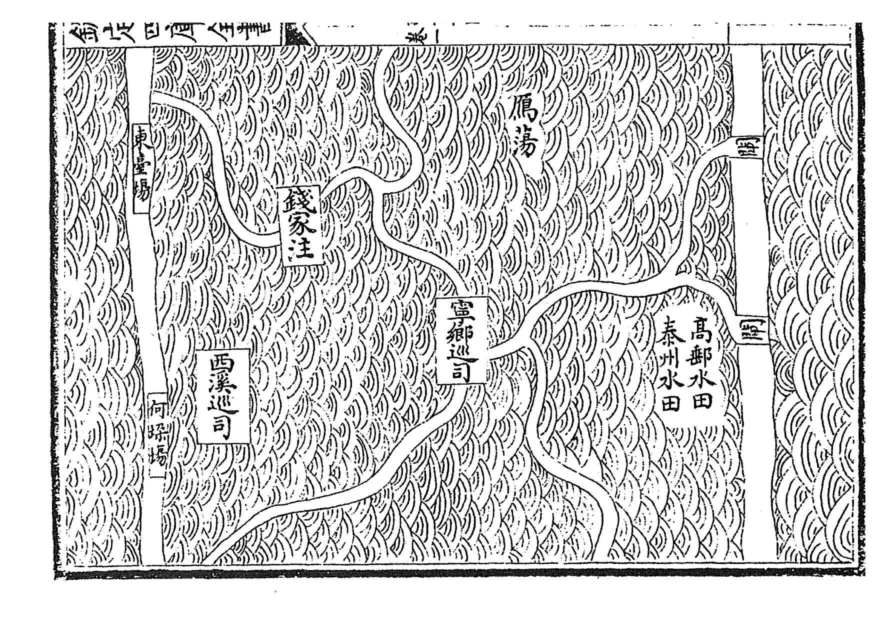
泰興縣
南至泰興縣田界十八里
泰州城
上河高田
額秋糧叁千玖百石零
下河沉水田
額秋糧伍萬貳千叁百石零
儀真縣
揚州府
宜陵鎮
西至斗門江都縣田
大江
從此東至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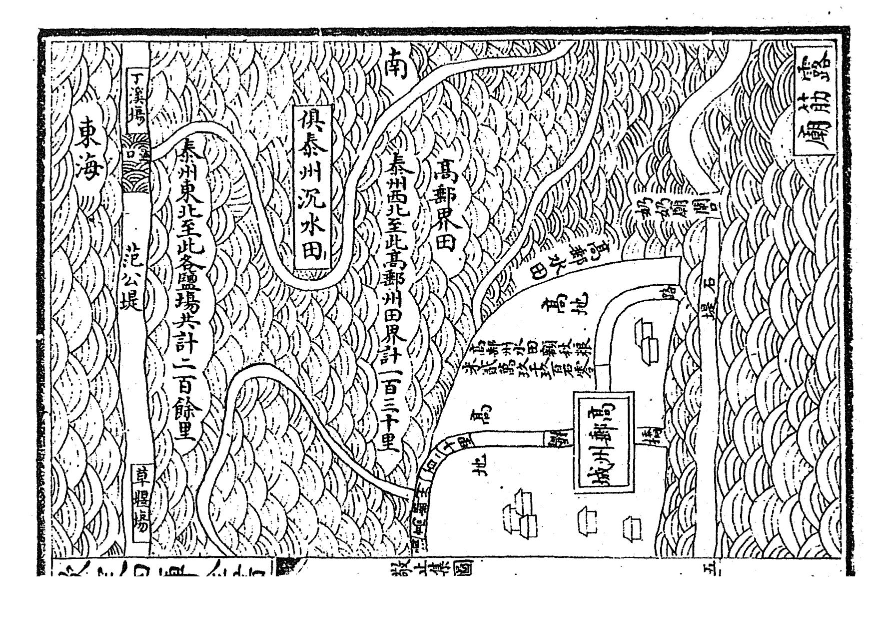

高郵田
斗門界計九十五里
漕河
俱江都田
金家灣
江都水田
界二十五里
每遇水發時此處俱渰入
旱田至此低下計去運河口止三里許
大街
一十七里
每遇水發時此處俱渰入
旱田至此低下計去運河口止三里許
從此以北連興化縣東抵海安鎮後俱水
新城大河
水田


南
奚灣
東塘
港口白
鄭家潭
鮑湖
董家潭
江門
西邊俱江都水田
東邊俱泰州水田
邵伯鎮
堤
閘
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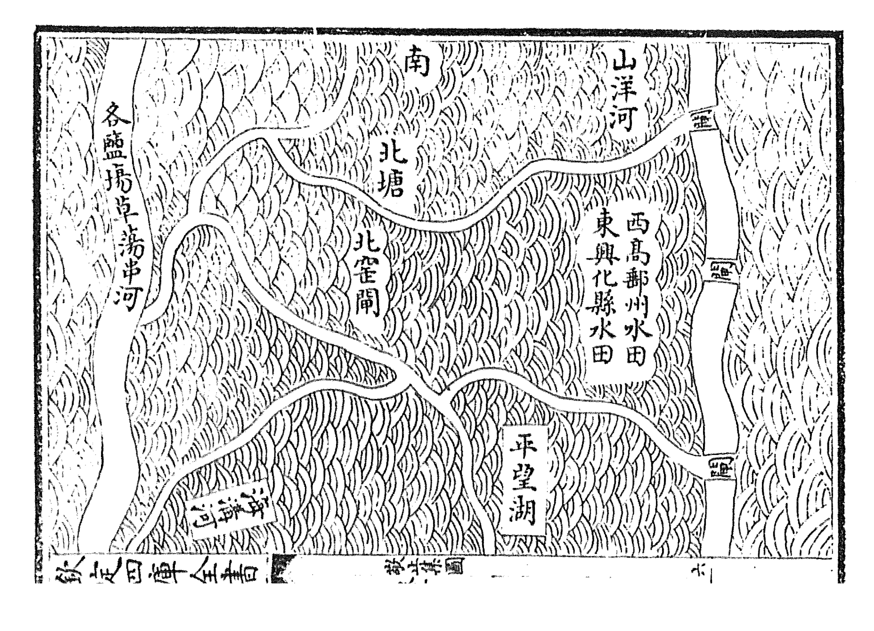

東海
淤溪湖
下溪
賈湖
三溝
富安場
後港
串場河
喜雀湖
安豐場
上洛河
華沱
江都水田止此
閘
閘
邵伯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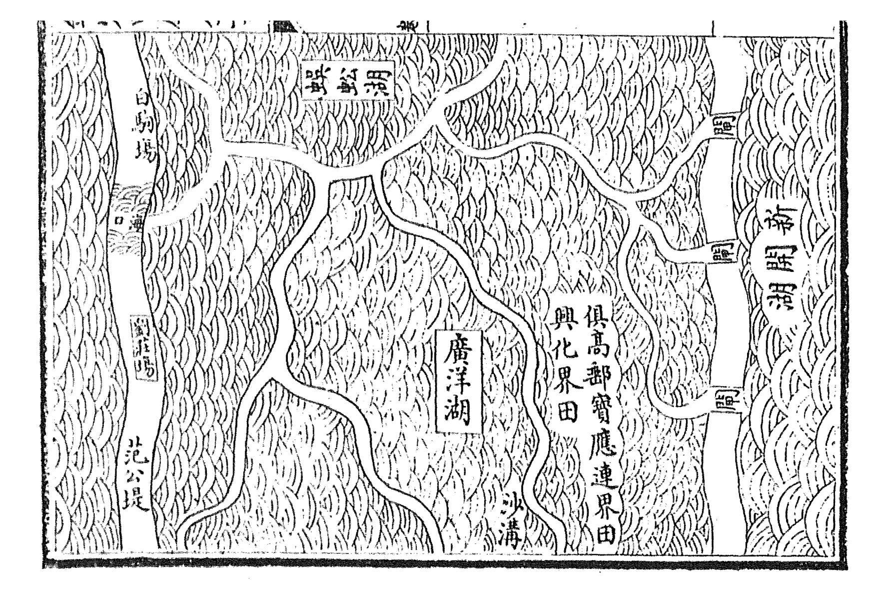

東海
串場河
梁垛場
范公堤
溱潼
青蒲
祁溝
南
戴家澤
樊汊
高郵水田
泰州水田
海陵溪
閘
腰鋪
閘
淳家灣


東臺場
何垜場
錢家注
西溪巡司
雁蕩
寧鄉巡司
高郵水田
泰州水田
閘
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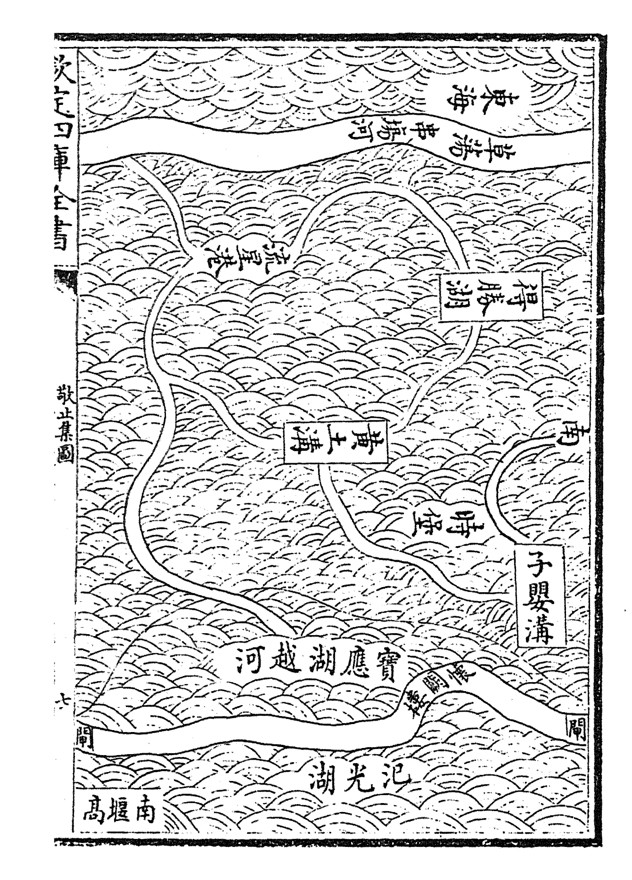

露筋廟
奶奶廟閘口
石堤
路
高地
高郵州水田額秋粮米貳萬玖千玖百石零
高郵州城
橋
高地
高郵界田
泰州西北至此高郵州田界計一百三十里
南
俱泰州沉水田
泰州東北至此各鹽場共計二百餘里
丁溪場
范公堤
草堰場
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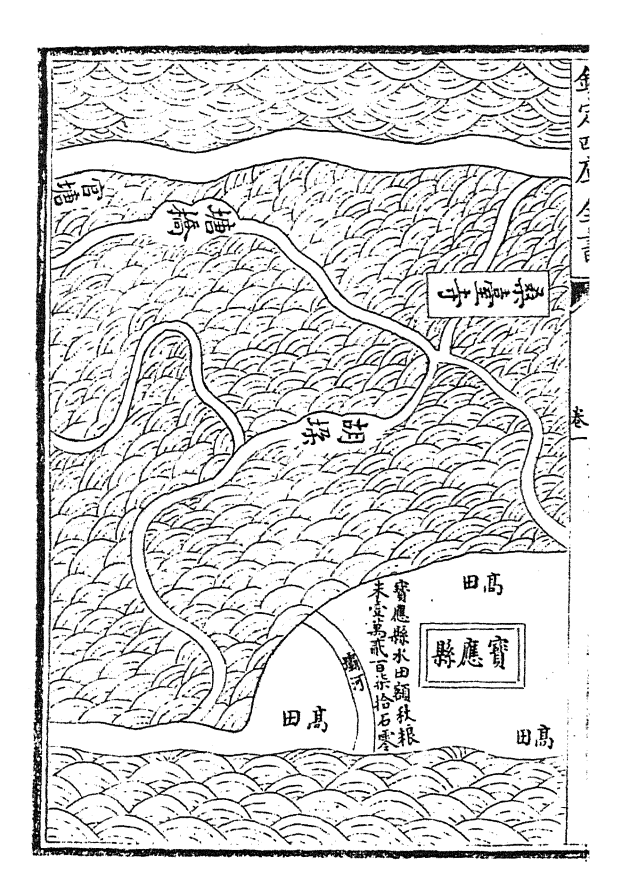
范公堤
串場河
小海場
興化水田
興化田界北至泰州北九十里
泰州水田
高田
滄浪亭
興化縣城
護城高田
高田
興化高田
興化水田
興化縣水田額秋粮米伍萬陸百石零
高郵水田
高郵東湖越河
閘
高郵湖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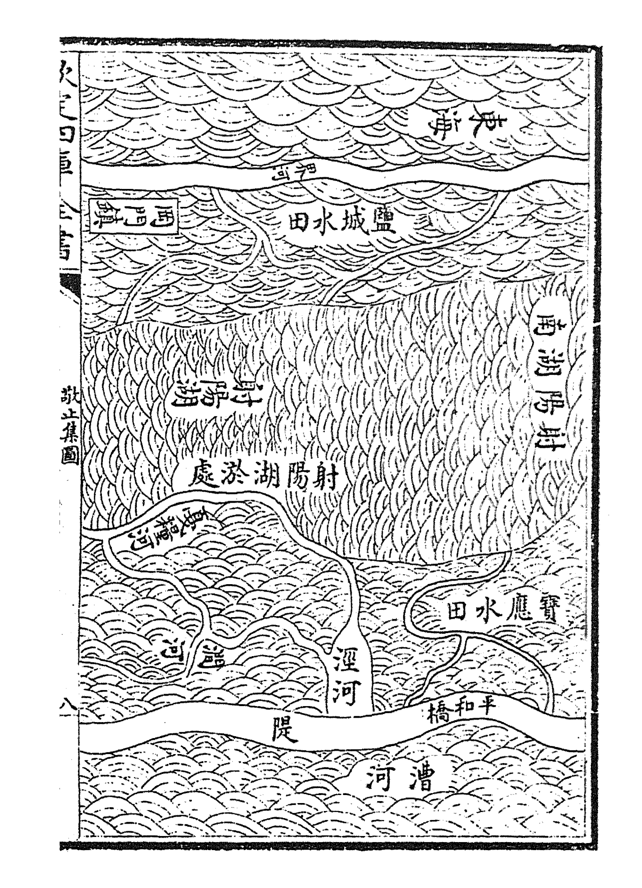

各鹽場草蕩串河
南
北塘
山洋河
北窪閘
西高郵州水田
東興化縣水田
平望湖
閘
閘
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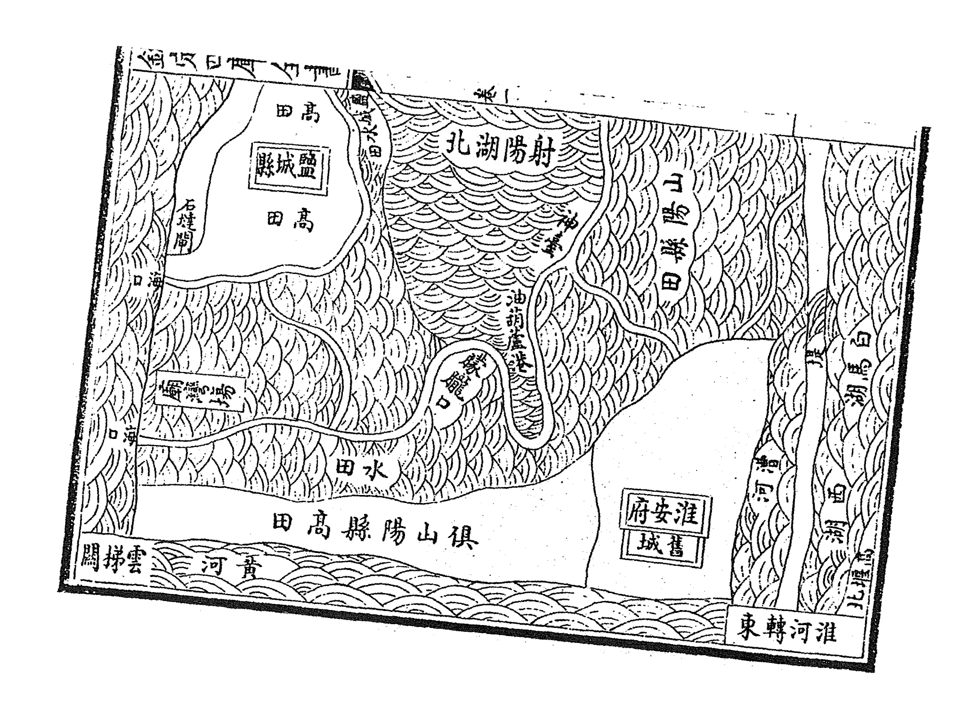


新開湖
閘
閘
閘
俱高郵寶應連界田
興化界田
沙溝
廣洋湖
蜈蚣湖
白駒場
劉莊場
范公堤


東海
草堰場串場河
流宣港
得勝湖
南
子嬰溝
寶應湖越河
閘
閘
汜光湖
南堰高


官塘
塘橋
寶應縣
寶應縣水田額秋粮
米壹萬貳百柒拾石零
高田
高田
高田


西門鎮
鹽城水田
南射陽湖
射陽湖淤處
涇河
寶應水田
平和橋
隄
漕河


高田
鹽城縣
高田
海口
海口
廟灣場
射陽湖北
鹽城水田
山陽縣田
水田
俱山陽縣高田
淮安府
舊城
雲梯關
黃河
淮河轉東
漕河
堤
白馬湖
西湖

論說

右圖專以繪地方被水之狀云爾其利害則貼寫所未能詳故又分門而為之論著以曲暢其說覽是圖也與是論也五州縣之大利大害具是矣江都山陽田不及十分之一故不列於論論凡十三首具如左

論漕河建置

圖所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略也漕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肆拾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

伯鎮而北内外東西則皆諸水所滙而外自高寳内迄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共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迹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滙而為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為南北通衢隄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高泰寳興鹽伍州縣聯絡千餘里而遥而伍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潴之有廟灣石墶等海口以洩之不為田潦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歴世因之不能易

者也至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害而鹺利民生胥於此焉依顧不重歟夫湖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澁之虞不然滔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内不使水得入而後田之菑畬也無淹沒漂溺之患不然混混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伍州縣之水漑伍州縣之田其瀦也有限其洩也亦有限一遇霪雨尚爾泛濫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

海當斯時也瀦不勝瀦洩不及洩數千里之内幾何其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縷縷一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脉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淮南胥為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從來矣

論地方形勢

圖所列距揚州貳拾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為鹽河專

為鹾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壹百貳拾里是為泰州州治州治而北不貳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貳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閣而北壹百肆拾里為興化稍折而西南捌拾里為高郵再折而西北壹百貳拾里為寶應又再折而東北玖拾里為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肆百叁拾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濵於湖而鹽場草蕩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盈矣千里之内往來者止憑

舟楫之通略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釡底古所為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罄矣沃則俱沃罄則俱罄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均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為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為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氾光湖為近氾

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益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閭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閭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況大於喉小於尾閭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於腹也有是理耶

論五方城治

圖所列泰高寶興鹽五州縣各城惟高寶濱湖而治興

化中央而居若泰若鹽則介於南北上下之間論水者急於高寶興而緩於泰若鹽無亦狥一隅之見而未嘗極原野之觀邪夫使錢糧而盡出於建城之一隅也則可如錢糧而必出諸田也則當問田之所在矣泰鹽兩州縣城治則誠高矣第高者城治耳泰之自南而北也鹽之自北而南也其為田也幾何田之下也又幾何古之建國者相地築城居民輻輳未嘗不就高阜之所而為之即高寶誠濱湖矣興化誠中央矣然其城未嘗不

高也附城之地未嘗不厚也高郵古盂城謂其形若覆盂獨據揚楚之脊耳興化爲海陵地實應爲陽平郡論城治豈盡出泰州下哉鹽城在五代時南唐舊屬泰州其壤地相接盈盈一水葢可知已矧湖水東決所瀰漫者在城乎在田乎即田而治則其利不在城田而不治則其害亦不在城而獨以城治論水則惑之甚者也他不暇縷指圖內泰故設東西兩壩壩以南爲上河壩以北爲下河上河自運鹽河而來下河接興化縣而往地

形高下不啻若樓上之於地下也壩以界之特以防上河水使不下洩耳頃年以來凡遇湖決壩下之水高壩上尋丈關市不通幾及城門隆慶叁年海防備兵使者衡水傅公登城望水見其汪洋之勢而歎曰民其魚乎此近事也不一而已往又聞諸父老嘉靖初湖隄大壞水暴東來浸淫入城州堂莅事之所水深二尺此父老所親見者由斯以言湖水為害豈獨在高寶興化而乃擯棄泰州使不得與彼同類而共論災也寃亦甚矣

論廣陵田賦

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麥然而大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往引水鑿渠以資灌溉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為州者三為縣者七南有儀真有泰興東有如皋又東有通州有海門厥土阜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湖決而東不相及也可勿論論其在圖者江都之賦米叄萬有奇豆麥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泰州水田比

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泰興則濱江也由揚子橋以至高廟則漕渠也由揚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黄子湖以至諸塘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害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觖望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别乎高郵西對天長寳應相與連壤高阜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在下河自不應議及耳人亦有

言江都美矣雖有邵伯之災不以敵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敵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泰與興則異是維揚之賦貳拾萬泰與興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特重之歟今田化為沮洳而稻且屬烏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蠲恤之疏屢上而逋負之誅常寬興化災民猶得延旦

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泰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高寶而泰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矣夫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原恤民者必關其痛泰州之痛不啻剥床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滔滔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蕪蕪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郊否以不耕之田共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與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具在後論中儻誠有若推之

耻由溺之思懇懇然赤子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吝引手投足而必求所以援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臯此三面故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叁千玖百石有奇而自兩岍入内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陸千石有奇豆捌千石有奇再内則仰瓦而下不三里盡下河矣北界興化則科米伍萬

貳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税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叁千視江都之叁萬同乎下河至伍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都不得以一隅掩叁萬泰州奈何以叁千掩伍萬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困此一方而令不得其平也吁嗟乎寃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泰州尚賴有此叁千石也即大水為患猶可藉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

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叅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漕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久矣户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之至欲强令富者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井疆區以别矣錢糧各就地所産者泒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而歉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强令豐者代歉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泰州

唐初為海陵縣後又分為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臯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専為泰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内稍析為如臯又稍析為興化以故上下兩河泰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户定賦未有若泰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臯盡以上河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泰州乃不酌其分數顧令同類於如臯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寃哉父老嘗有激而嘆曰安得如前代故事仍分其

地為一州一縣令上下河兩不相兼也儻有區別明而
災沴庶其望有瘳之日乎此固忿激不平之嘆而其抑
鬱無聊之情見乎詞矣予特為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
額數分別條列於下覬當路有所考鏡焉

泰州編户共壹百捌拾柒里内

上鄉編户叁拾伍里

官民地計壹千玖百捌拾玖頃陸拾畝肆分貳

釐

一科正米叁千玖百壹拾玖石陸斗貳升貳合柒勺
一科小麥陸千肆百玖拾柒石伍斗伍升叁合柒勺
一科黄豆捌千柒百伍拾陸石貳斗壹升叁合柒勺
以上稱上鄉圖所列三面旱地也兩稅之數具是矣地之所獲者雖磽年之所遇者鮮歉獨畏旱耳以是而槩比于下河欲望上之蠲恤是欺也是不忠也第執上鄉之鮮歉而掩下鄉之常災則寛矣先年丈田守謂下河糧重苦水欲通

融以下河秋米分泒此中名曰為下河減糧而

不知物土所宜各有定產此無米之鄉也而強

以米坐之甚矣其不通也宜其不能行也

下鄉編户壹百伍拾貳里

官民田計叁萬肆千壹百玖拾壹頃伍拾畆捌

分柒釐

一科正米伍萬貳千叁百玖拾玖石壹斗陸升伍合

玖勺

以上稱下鄉圖所列北界水田也秋糧之數多至此乎湖平則猶為禾黍之鄉湖决則常為汪洋之海葢近已十年而八九矣乃令不得與高寶興同論㷀也平乎否耶查秋糧興化則伍萬陸百柒石伍斗玖升高郵則貳萬玖千玖百捌拾壹石叁斗肆升寶應則壹萬貳百柒拾肆石貳斗貳升此一州兩縣之賦視泰州分數多寡何如哉今論水止高寶興化而不及泰州何也

夫連壤而錯居其地同被之水又同編戶多而錢糧衆則地益廣遠明矣地益廣遠則災益深重明矣豈地廣且遠而被水反狹而近耶誠所謂覆盆不白者也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豈當塗厚薄其閒而泰州之民夫獨非當塗赤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而見之者有所

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鮮所見高寶當南北
孔道使節之往來如織濱湖苦水孰不流傳而興即高
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
也而泰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
見又有所不見泰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
以樓船從揚子灣入徒見兩岍禾黍穰穰洵美且都嘆
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泰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
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泰州往

也而泰州之水安從見之然間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
官之入境未嘗一遍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通
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雜於上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為
區別之也而興泰一體之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
乎當路且不聞矣况廟堂乎雖然顧當路加意何如耳
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叁年有衡水傅后川公
矣刻篆而鳴萬歷貳拾壹年有烏程吳平山公矣以故兩
年大水泰州得與興化共蒙蠲折之請民之仰之若嘉

轂之有時雨也萬歷拾柒年嘗大水矣勢更洶於上兩歲者偶有當路從上河來父老羣聚而控之反逢其怒曰吾親聞兩岍栽秧歌聲不絶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誑我為首者榜笞三十及如臯尹奉檄來勘而尹故善諛當路風旨州又適同知署事時属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為樂屬視如臯不為禮尹怒而去報如前當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興則改折泰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百姓為之語曰登城

望水無傳公龍舟戲水遇謝同滔滔水患如滄海賣子賠糧萬竈空嗟夫此見與不見之明驗也嘗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寶與有災之實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害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災之實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為祟上河掩下河水亦為祟何也當路謂泰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怨泰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槩覆其災民

隱若是茍一權於名實利害之辨尚其有痌瘝之思乎

論水患疏數

圖所列沈水者皆萬家承糧之田也業已沈之水矣雖不謂之田也亦宜積漸所至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始自隆慶三年黄淮暴溢横決高堰入灌諸湖遂成巨浸當是時猶曰數十年所僅見耳會當有平成之日也自是以還凡遇伏秋水必長發屈指計之隆慶五年水矣萬歷二年水矣四年大水矣五年又水矣以至七年八

年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又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三年無歲不大水矣黎民困苦流離之狀尚忍言耶天災流行雖國家所代有顧此一方也何天之降酷如斯也予自童時聞長老言下河雖下然春而耕也秋而獲也如取諸寄耳今乃若斯矣隆慶而前下河為樂國隆慶而後下河為穽府陵谷未遷風景頓異則非以水患疏數之故乎夫水之來也必以伏秋伏則栽種之時也秋則成穫之日也農夫終歲勤動閔閔望

歲當其時而失之呼號迫切如喪考妣有耳者所不忍聞也迨至冬深水落曾日月之幾何又當其始播穀之候矣仍復竭力而耕稱貸而作秧已插而甫醒苗方長而正茂生意盈野農夫望之喜溢眉端奈何犄鋤未及息肩而湖隄又報決矣俄而水至波濤四野資斧工力盡付東流年復一年長此安窮區區赤子能堪幾敗有不空杼柚而家徒四壁者乎老者死壯夫散稚子鬻大家破此孟子所謂救死而恐不贍令賈生見之有不痛

哭流涕長太息者乎雖然亦豈無間遇伏秋不水之年哉則又有不可為焉者下河盡圍田也圍者謂四面有溝而中築土為圩者是也圩以禦水聊足成匡非有長隄旱壩之固也大水頻年盡為所齧而圩與溝平不復有田形矣田且爲有何地可耕就中彼善於此不十之三四而三四之中有力者幾何無力者亦竟棄置之讓為閒田已耳欲復如鄉者竭力而耕稱貸而作者又幾何波濤暫息荒蕪過半即不水之年猶水也不災之年

猶災也嗟夫凶年樂歲民命之休戚關焉借如通十年而計九年而登一年而災猶未病也七年而登三年而災民病矣五年而登五年而災民愈病矣三年而登七年而災民不堪命矣今十年而十年災矣民胡以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今日之謂乎此高泰寶興所同然也而獨泰州覆盆難白蠲恤不均舊逋新徵催科愈急此所謂如水益深者也而災之内益重之災者也故嘗執州之百姓而槩數之某也無田則其家必能自存

者也某也有田則其家必貧窮徹骨者也某也有田而多則其家必逃亡而擠於溝壑者也何也田廢而糧存不死水則死催科爾夫民有恒產乃有恒心今以養人者害人矣而謂有恒產乎民困至此抱杞人之憂者尚慮他日不可測如之何可終令其向隅而泣不平而鳴也

論減水隄閘

圖所列南起邵伯北抵寶應長隄計三百四十里而遥

嘉靖以前未有閘也建自萬歴三年始盖隆慶而後水無年不發隄亦無年不決主漕計者患苦之思欲固隄則莫若分水而殺其洶湧之勢思欲分水則莫若啓門而通其流行之途於是就隄建閘下以石板計五尺許實之而空其上水發則空處可出也水落則實處可留也命之曰減水閘三百里内星布棋列此豈不蓄洩之大利而保隄之長策哉然蓄於湖則利矣而洩於下其害之者誰耶保於隄則得矣而灌於下其受之者誰耶

夫五州縣之地所害而難受者獨湖決耳今有一閘是有一決也計閘凡三十六座是計決三十六口也一閘計五十尺而濶是決者共一千八百尺而濶也源源而來歲歲而是而謂不以田為壑乎故未有閘先隄之決也猶儌萬有一之幸而閘一值之也旣有閘後水之至也是年例所必決之口而遂以為常也民田安得而不沈地方安得而不災也所為年年苦水非職此之故歟然雖損於民生實大關乎漕計是閘也何敢輕議徹顧

頃年以來閘雖星布棋列乃隄又不能不時決耳何也
水之減也止可減於常發之時而不能減於大發之日
胡不以近事觀之萬歷二十一年大水邵伯湖隄一決
至二十七處而淳家灣口費金錢數千百計築之經年
而不足前監司張念碧公胼胝焦勞至轉任而不得去
也今伍越潭等處又決至九口矣豈邵伯未嘗有減水
閘耶憶予自束髮從先人北宦往來其地親見湖隄不
過護以木樁已爾先人指示予而嘆曰土木之費至此

乎不謂後且加之磚矣磚未已也尋又砌之石矣石未已也純取酒米汁和之以灰而彌縫其闕矣帑金糜於歲修民力殫於塞決曾不能保一年之無事者何也葢先是洪水為災黃淮內漲沙停水積湖身頓高主漕計者不得不增隄上新土以禦之增者愈高新者愈危西風怒濤震撼排空雖欲無決不可得已嘉隆萬歴之際其顛末固如此甚矣哉水之為害而隄之難守也今且欲益以周橋武墩高澗之水矣後誠不知何如爾能不

譚虎而色變乎夫水常發則減閘時時漫矣水大發則湖隄歲歲決矣長淮再復南下利害不問可知以此論災於湖東郡縣而泰州之獨蒙棄置也豈減閘之水於泰州五萬重賦之田不相涉耶況邵伯隄頻年屢決泰州被災最先而論災反後於興化無怪乎萬姓嗷嗷拊心而不得其平也已

論射陽諸湖

圖所列諸湖自泰州新城河以至興高寶鹽之間為湖

者計五十有奇益皆就中深廣可瀦水命之名爾雖大小濶狹各殊其為湖則一也圖中不能殫記其名而獨射陽一湖更深且廣去廟灣海口為近五州縣諸水必注於此而後放於海實瀦滙宣洩之孔道云凡今之言水者必曰射陽射陽而詎知今時之射陽非昔日之射陽也乎隆慶中洪水南奔湖身無不墊而高者今探底則淤淺四望則坦平茫然無有畔岸與田不少槪異瀦滙不深宣洩何濟以致五州縣之水壅塞而難流倒灌

以為害而羣瀆所趨不瀦之湖而并瀦之田矣夫言射陽則廣洋等可知矣葢昔人咏諸湖詩曰三十六湖水所瀦其中尤大為五湖今按而數之三十六可倍而千而五者何知其大後里人續其詩曰于今髙墊不瀦水誰辨五湖與六湖撫今追昔時勢頓殊則水之為害固宜然耳近有主疏導之說者動曰導某水入射陽湖達於海使果導之而入第恐湖不足受海不即達終能不以田為壑耶嗟乎嗟乎水之入也不舍晝夜田之災也

迄無寧止縱百射陽何益不寧惟是千里之内四通八達之渠也就中測水有至丈餘者有至數尺者地形雖共一釜而高下淺深亦自區以別矣嘗觀冬涸之時高而淺者水或落而田出下而深者水終聚而田沈伏秋暴漲則無論高下淺深總歸於汪洋而已散漫停蓄安瀾平行非有建瓴傾倒之勢也他水又從而益之祇見水之上更高以水耳欲其有所瀦而不病田也庸可冀乎以如是之地形如是之水勢乃曰淮導而來從射陽

湖一假道如過客云爾不使泛濫病民也是操何術哉由斯以言五州縣之昏墊未可望有平成之期也而謂泰州獨異豈真論城治而不論五萬重賦所從出之地耶

論鹽場海口

圖所列諸鹽場濱海而錯居皆有海口而獨廟灣場通利無阻者何也地形高下天之所建誰能一之淮南鹽場二十餘上河屬通州分司者十之四下河屬泰州分司者十之六通州分司其地內多高亢於水患若風馬

牛不相及也泰州分司外而海下矣内而田亦下矣而中則高阜横焉葢若天生之以界湖海而成内外之限者以故外者常苦海潮之入而不聞内者曾疏湖水之出也宋轉運使張綸修泰州捍海堰因命兼知泰州堰成流傭歸者三千餘户范仲淹監泰州西溪倉築捍海隄亘數百里以衛民田世享其利而祠祀之此兩者地形足以觀矣夫修堰築隄欲以捍其外而决堰穿隄欲以洩其内捐前人之已事幸目前之苟安誠未知其可

也惟如丁溪場有龍開港白駒場有牛灣河皆通海宣洩之路故跡久堙萬歴十二年泰興輿患若積水控之巡按貴溪姚公請于朝一疏濬矣建閘修渠費金錢萬計不兩年尋為竈丁所陰壞而當路不一問也其故難言之矣至鹽城之石𨖷内地高於海數十百丈迅駛而下勢若建瓴宣洩之道此為最捷然而鹽城一隅之民惑堪輿家言惡其害已也屢議而屢尼之緣閘啓閉竟屬故事無裨宣洩萬一而令二十年之積苦曾不得其

毫毛之通利可勝扼腕也乎惟是廟灣一線之口雖行
而不害然方千有餘里之水趨此而出何釐釐也所藉
以綰轂者其與幾何蓋就地形觀之此一尾閭也若專
以此千里之地而設亦止令洩此千里自然之水則可
耳一益之以淫潦則壅矣再益之以湖決則又壅矣何
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千里之内地既窪下勢
亦平洋下則水所必趨平則水所必止趨則必盈而後
進止則必囤而不行入海之口雖若建瓴千里之迂豈

能直瀉非其不相及也而曲折多也語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言出入之數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遠近之勢也今玆之水其來也湯湯其去也涓涓其散也四望而平其聚也一線而出則奈何令不為虐乎而中又助之虐者四揚子灣至海安鎮一路引水溉田因而穿渠直通下河自置土壩任意蓄洩甚至奸民勾商船之漏稅引私鹽之公行為利窟也而頻啓以縱水入是在在有決口矣漁人絶流射利遍下河之境以竹箔於

要路密布而插之宿水至為之不流環千里以内其為
漁人者不可勝數矣民間廢田蘆葦青草叢生其中水道
因而榛塞其流不得不緩五州縣之中其為廢田者不
知其幾千頃矣水之行也往往視風為進退風順則流
往風逆則流來今日退尺寸明日復如故宿水未消新
水繼至沈田破圩至不可救藥矣隆萬三十年之間無
日不患苦水其勢固如此也以民之患苦水也日夜思
開海口徹水道不啻饑渴之於飲食方引領而望曰庶

其拯予於蕩析乎而今也長淮横溢泗人告急陵寢為重民生自輕議者且就今海口道淮矣周橋之水議由子嬰溝入矣武墩之水議由涇河入矣高良澗之水議由氾光湖入矣此當路萬不得已為陵寢急而治其標也而又慮下流之昏墊疏瀹使入海甚仁術也至苦心也然而勢不能使兩利也竊恐淮南之墟且將為溟渤淮南之民且將為魚鼈已矣乎無復望有生之日矣說者曰嬰溝涇河由地中行也廟灣石𨔵放海而止也何

為病民而不知水一入湖四面趨下安得使由中而行
之放乎四海是矣然不曰盈科而後進乎知其一未知
其二見其影未察其形而況此千里之水一海口方洩
之而不足益以三路之水一海口欲洩之而有餘而謂
不漂廬舍没田糧以病民也必無幸矣今夫大江之發
於岷山也黄河之來於星宿也越數萬里而直達於海
者以兩岸之髙由中行也所謂掘地而注之海者是已
然黄至中州以下土鬆地平尚不能保其不旁決今淮

由廟灣入海有高岸乎不四散乎能直達乎不横溢乎則是水不必盈科而進也而謂水之性然乎即大闢廟灣重開石𨂫在百姓專望之以洩湖今官府兼資之以縱淮淮合於湖其勢彌大其出彌遲其出彌遲其壅彌遠其壅彌遠其害彌深不至於盡沈千里之田而池沼之不止也如是而謂泰州之田不在列也豈别有隄防以界之使不相通耶論水者必觀其勢計事者必準諸理今勢窮理極特為直言極論如此愚戇之罪尚遑他

恤乎哉

論高堰利害

圖所列泰州以北鹽城以南西環漕湖東聯大海而獨不及高堰者蓋專以地方之被水言於淮無與耳然而高堰居汜光湖西北實以屏蔽淮南淮南之所以不害於水者獨幸有此堰不令南徙為巨浸也故淮南之有高堰猶室家之有牆垣也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執此可以論高堰之利害矣堰之地

去寶應高可一丈八尺去高郵高可二丈二尺而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有至一丈而高者有至八九尺而高者則其去堰愈下不啻三丈而奇矣參差如是天建地設莫之能改也乃信前人不得已而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非故障而北之也夫亦因其勢而利導之云爾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此數郡縣為淮南儼然一都會哉禹跡不可考矣漢陳登為揚州刺史大興水利此堰實其所創築而堰下所涯

湖有名洪澤者名阜陵者名沙溝者仰而受淮泗之水瀦於一區仍復折而北東入於海泗州故不為害歷唐而宋則轉運使張綸大修之歷元而明平江伯陳瑄重脩之又二百餘歲而至萬歷七年總河大臣復因而再脩之夫歷世久遠非一朝一代之事也上下千有餘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當事者豈不能别創一畫又豈不能因勢一決然而固守成事有其舉之莫敢廢者是遵何道哉毋亦審於南北之大勢有所不可耶議者不求其

故怵於泗人之喋而專咎堰之為害也則漢之登宋之綸皆與有責焉爾矣泗人之說曰淮之害在陵寢也則誠是矣夫自陵寢言之視淮南百萬生靈孰為輕孰為重即捐生靈以護陵寢臣子分義宜然耳然而運道咽喉係之矣予謂運道於陵寢亦何可並言假令運道而梗也尚可別求以治之陵寢而震蕩也安可顧運道而聽陵寢之震蕩哉權以子貢必不得已何先之說則雖別求運道以安陵寢庸何傷然而高堰之決也又不足

減泗州之水而盡登之平成也則嘗以頃年已事徵之矣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四溢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而又加決也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而多也南奔之勢汹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至百十餘處而泗城之水減不過尺許則何以故也葢泗州之下與淮南五州縣之地形一也皆所謂釜底也淮自西來歷世不為患者以下流無壅得望海而直趨也故泗州不倒灌淮南無決隄因是以得兼有其利爾

乃清口之壅則自近年始惟清口之壅也泗州以釜底不得不蒙倒灌之害淮南以釜底不得不受決隄之害其地形均也其為害亦均也然則高堰雖決而泗州之水不甚得減匪是之故也而誰實尸之今也不咎清口之壅而專咎高堰之塞是徒揣其末而不齊其本者也嗟夫滔滔淮流萬古一日何有高堰以來歷漢宋千有餘年泗州無恙而獨今日始咎有此堰也徒曰高堰未脩泗州不為波高堰既脩泗州日苦水顧不曰清口沙

未塞淮水通流而不害清口沙旣長淮水阻抑而不行
則甚矣其惑也豈清口門限因有高堰而滋之長耶知
清口之塞不由高堰之脩則知泗水之利害不在高堰
之有無矣故清口而闢也即不開高堰無損也清口而
未闢也即大開高堰無益也大較可覩已或曰清口之
闢功難而費鉅高堰之開功易而費省姑從易且省者
為之急則治標之畫也而不知人之有疾治之急而壞
者常十之八九治之緩而壞者不十之二三闢清口之

沙雖難雖鉅雖緩而其為利也兼而博其究也又有益而可以譬之治疾者善切人之脉理扶其元氣通其關膈不惟病可去體而壽且日躋平康者也決高堰之口雖易雖省雖急而其為利也鮮而偏其究也又貽害而罔功譬之治疾者不視人之虛實劉其腸胃多其汗下不惟病未必中而命亦隨以就斃者也此治病標本之數可坐而策也或曰淮決而南由瓜儀入江能使泗不害高寶亦不害豈不兩利而俱存乎而不知淮南之地

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於江也地限之也何以明其然也漕河高於湖者六尺有餘鑿之使深以通湖流達於瓜儀僅可轉漕耳今高堰一帶方四十里兩岸之聳殆如山峙稍遇旱乾常苦淺澁然且儲五塘之水豫接濟之防今五塘雖壞故迹猶存古人建置良有深意頃年湖水為患藉令可直洩於江則隄不至決水不盡東豈不便計然而不能者其故可想已萬歷五年大闢通江諸口矣湖水減不盈尺漕

河舟楫三十里内幾不為通萬歴二十年又開金家灣
芒稻河矣隄決如故湖水東奔曾不能少殺其汪洋之
百一此南北低昂之形可坐而照也由斯以譚其與高
堰決而泗州之水不為減者理有二致也乎夫捐民生
梗運道而可以安陵寢也可為也然而利不勝害也捐
民生梗運道而未必可以安陵寢也不可為也是一舉
而利與害兩失之也而況陵寢之必不可水也運道之
必不可梗也民生之必不可捐也深長之慮兼利之策

宜在彼而不在此矣若陵寢之髙𤣥宫原未濵水泗人之噪訛言出自浪傳則有諫議之疏在又何敢輕置喙焉予淮南人也盛言髙堰之不可開與泗人盛言髙堰之必可開也有如聚訟得無各為其鄉也與哉顧泗人所言者情也而揆諸理則非是專利於已而忘其以隣國為壑者也予所言者亦情也而揆諸理則是是兼利於人而欲其以天下為公者也天下事非一家私事予故直敢謂髙堰必不可決淮水必不可南惟自信諸理

而已矣而敢求同於俗乎今總河督臣主分黄謂高堰不可開矣漕撫督臣主導淮謂高堰難輕廢矣奉使科臣主勘議謂高堰不得縱淮而下矣按鹽漕江諸臣主會理僉謂高堰不得棄置而清口急宜疏濬矣司空之評覆不爽廟堂之主裁甚確即予安用此喋喋為哉第恐水性何常人言易惑歲脩之碩畫不守危隄之蟻穴難防有謂任其自削而聽之者淮南他日之憂正未歇也雖然國家萬年之鼎業方崇東南億數之氣運攸繫豈

以區區一堰而有他虞者予之為此論著也儻亦曲突徙薪之先圖而杞人憂天之過計乎

論正改漕兑

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洚洞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顧錢糧額派於縣官為維正之供於百姓為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内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

廪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柰何得輕言蠲大司農於四方奏報灾傷往往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知存留之於地方即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焉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虚文也然則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兊改折是已何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兊以石為律有補閏二六等費計納銀一兩二錢有竒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兊也漕糧正兊以石為律有水脚過湖等費計

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兊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折之數年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改兊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兊聽之司府就地方之原額為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不識漕計此其大略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漕糧盡從改兊矣改兊未已并改兊盡折色矣折色未

已并折色又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廣被於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地方同有是災者俾高寳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髙寳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髙寳也無怨也今田之沈於水也于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於田也於髙寳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沈寃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哉

别復使為興化代糧抑又寃之寃矣請得肆言之維揚
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貳拾壹萬捌千捌百玖拾陸石
貳斗貳升於内額坐起運正兊米陸萬石改兊米叁萬
柒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為例每糧壹
萬當正兊若干石改兊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
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為例豐者加正兊減
改兊歉者增改兊減正兊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
之内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玖萬柒千起運之額

以足國家漕運肆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泰州額糧伍萬貳千有奇當得正兊不過壹萬伍千改兊不過玖千貳百而已嘉靖三十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爽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於均平之法成數無不脗合各年派單由票府州見存卷案歷歷可稽也其後正兊忽派至貳萬玖千陸百視原額驟增壹萬肆千石而奇矣改兊忽派止壹千玖百伍拾視原額驟減七千石而奇矣懸絶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

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年因仍遂爲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一郡正米陸萬石而泰州至貳萬玖千是十分而五也一郡改米叁萬柒千石而泰州止壹千玖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米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壹萬陸千兩多徵米玖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顧不知漕規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旨則必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

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盖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厚桑梓維時水灾尚不似今時之困然已力為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兊漕額盡叄萬貳千派於興化餘伍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爾夫興化既以改兊易正兊則應得正兊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既通減改兊則應得改兊原額仍

就起運正兑内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壹萬伍千正兑舉而盡裁之泰州彼兩州六縣者正兑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説也對興化言是泰州為興化全代正兑也對各州言是泰州為各州縣分代起運也揆之天理則不通質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盖衆怒難犯加糧於衆邑則羣起而譟者必多殊費居解不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户之遠無如泰州也額數之重無如泰州也

挈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各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泰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泰州眞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冤之甚也蚩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下河猶未沉水也民力尚未殫竭也躭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雁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沈爾田矣傾爾家矣吁閽無自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能不追怨當時之首事者乎今夫富室兄弟之析產也一取數多一取數寡然

而皆不失富也心雖不平而猶以富故不之較爾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析産之多寡而求鳴之官也富室百姓之當差也前役原輕後役加重然而力尚可支也心雖不甘而猶以可支勉强應耳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輕重之不均而求脱於已也泰州今日何以異是糧非洪武之舊强代興化之賠興化政府所以為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於隣境何勢窮數極返本還原不當復泰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

題請令兩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
請當路親舉玉趾特詣泰州興化之境履畝而勘周詢
而咨度焉地之高下同否田之被水同否正兑之獨加
於泰州順否改兑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
兩州六縣是否然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以攤派之
由的然示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賠曉然諭
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即雖不蒙一體蠲
恤而亦可免退有後言矣操筆至此不知其憤懣之何

從也獨念此中曲折當路借冦茲土者曾未考其端倪亦未暢其履歷輒敢備論直抒惟仁人君子誠留意垂覽焉

論農政專官

圖所列諸水久為地方積灾而以浩蕩之恩均平之政望之當路情見乎詞矣蓋不得已而為萬民請延旦夕之命則然耳已伏而思之國家有不可頻蠲之正賦黎庶有不可幾幸之屢恩今歲歲而水也歲歲而灾也請

之則嫌於數不請則困於歲是兩難也幸而得請也雖稍甦其涸轍曾無補於菜色涓滴之恵在下而虧損之額在上是交困也況不得請之日多而得請之日少得請之地方偏而不得請之地方不均也是皆非可久之道也欲久而可繼其惟脩農政乎欲農政之脩舉其惟設專官乎請得縱言之有天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然民不能自為天而待有天下者為之天故務農重穀治田里闢土地所以輔天以利民之天也天道之

常也可久也恤災捍患捐租賦薄稅斂所以補天以救民之天也天道之變也不可久也嘗謂雲漢之禱祠不如七月之稼穡也賜租之詔令不如甫田之詩歌也蠲賦之減除不如秉穗之滯遺也荒政之講求不如農事之脩明也與其延焦爛之上客毋寧聽曲徙之先圖則所以治淮南之地而使水不為災災不害歲者則必有道矣葢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非人力所能挽然淮南之水非必盡出於天災也不盡出於天災則必有待於人

事也三十年來人事則何如耶嘗見大治湖隄矣治隄者為漕也非為百姓也又建減水閘矣建閘者為隄也非為百姓也又開氾光月河矣開月河者為避湖險也非為百姓也又疏金家灣矣疏金灣者為殺湖勢也非為百姓也近議闢海口矣闢海口者為導淮也非為百姓也名雖曰欲以兼利民生而卒不能兼利者何也則專與不專之由也天下之事專則一一則必精精則必曰起而大有功不專則二二則必略略則必緩圖而不睹

其效國家轉漕東南不得不急高寶湖隄試觀今日上
下治河使者殫心竭慮内無遺策儲材鳩工外無餘力
幾胼胝其手足而不言勞也露居野處至舟以為舍風
波以為家而不言苦也以故頻年洪水而轉漕迄無患
于阻梗者則專之為效可睹已即今淮流一壅朝廷不
吝百萬之鉅費不難侍臣之特遣雖發言盈廷而成議
有定功且不日成之矣豈非以其急且重也而治之專
歟淮南隄内彈丸一隅耳何敢與河漕並言輕重緩急

矧上而撫按監司下而守令林林如也莫匪治民之任而謂何以專耶即專治之不過徹水道開海口兩者而已而謂何以為專治耶噫嘻此正所謂不專者也淮南與漕河相提而較是誠輕矣緩矣然以生齒則億萬而兆也以貢賦則三十萬而五也以煮海則百二十萬而盈也縣官所仰藉者直淺尠云乎哉撫按監司臨之上矣然而分尊而勢隔也太守總一郡而父母之較近矣然而政旁午而地遠也州縣守令畫地而君長之最親

矣然而各為其民血脈不相貫肘且掣而不能如意也以故頻年洪水非不加惠於民為請蠲請賑而農政水利卒不聞有為百姓經理而圖維者則不專之為效亦可覩已孟子曰今之治國者猶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愚謂今日淮南之農政亦若斯矣王文成言曰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紛撓事每思此天下不足平矣愚謂今日淮南之水利宜用此矣不觀江南事乎三吳以財賦之區也得專勅憲

臣董其事又曾遣直指巡行之令即不敢望三吴謂宜略倣其意特為設一府佐總千里以内得專理焉而署其銜曰同知題其職事曰專管淮南高泰寶興鹽水利農政給以關防重其事權與今管河同知並峙而分猷俾一治隄以外一治隄以内一治其上流一治其下流若車之有兩輪也門之有兩樞也若果行此利當有十請得熟數于前曩者海口之不治也與治之而旋復廢也迄無成功久矣有專官則日討論其故而計畫之或

開或守惟所建置利一矣千里而迂水所經行常虞其
梗而不達有專官則日經行其地而考求之可疏可闢
惟所規恢利二矣湖之瀦水其高墊欲使深也四圍欲
使垣也有專官則日相其土宜而荒度之其濬其築惟
所裁成利三矣五州縣之交壤也諸鹽場之錯居也田
間水道有此謂可通而彼謂可塞者有彼見為利而此
見為害者常苦矛盾有專官則身履其境是究是圖不
得不歸於畫一利四矣鹽城隷淮安與高泰寶興恒不

相入如石墶一事彼此爭不能決他可知已有專官則
并屬兼轄得運指之便無曲防之虞利五矣三十年間
流民移徙靡定野多廢田村各丘墟有專官則一一經
歷還定安集凡守令政不能及者得提衡而稟承焉漸
望田野治而流移復利六矣洪水為災以平時講求不
預耳有專官則有以待其來即不能使災不害歲而勘
報拯救不至參差何處被水獨慘何處被害尚輕均平
齊一州縣不得上下其說踏勘無煩重委之官利七矣

上流之壅往往隄決以下流不能通也有專官則下流就
治上流自歸水由地行隄可易守不至臨渴掘井之急有
益漕計利八矣猶未也千里水蕩盜賊出没無常此所謂
萑苻之澤也因丙申明約束有則捕論平則消弭寇盜寢
其邪心利九矣鹽利所聚民有爭心私販公行莫可禁
止元末張士誠起於此地鹽徒可鑑也令二三巡司總屬譏
察通其利而除其害鹽政因以脩舉利十矣夫加設一官
坐收十利儻不為偏見臆說乎誠能急議題請蚤為區

畫於四方州縣守令有才守兩優聲稱藉甚者選擇而使之委任而責成焉千里水國治則其職也不治則其罪也不容他諉矣而謂五年之内有不臻乎成之功者無是理也其與今日請鐲明日請折無益民窮有損國計可同日而道哉或曰設官滋擾卽以治河者充之可爾不知治河者歳脩長隄日且不給復兼水利自不能興是兩棄之也如江防一事也瓜洲設有專官豈能復兼治河漕河一事也治河設有專官豈能復兼農政一方水利卽不得比於漕

河獨不可並於江防耶維揚一郡此三同知者竊以為均不可少也或曰公署俸薪門皁民間增派於災疲不滋累乎此可不煩增派耳州縣例有府館以備行役稍為脩葺足備分署令其春夏駐泰州秋冬駐興化而日廵行其間可也鍬官柴馬䕶俱充餉於内扣留自當有餘門皁卽於五州縣聽差額數更番而用之豈以一郡而少此奈何云增派為也語曰事苦則慮易予不忍鄉人苦念此至熟矣愚者之一得芻蕘之管見何敢隱忍

不為當路一致其欵欵而闇劣寡識於理事顧誠不知何如爾嗟夫水害驅逺民有舃鹵生稻粱之歌河伯為殃民有膏腴成沮洳之嘆善乎林諫議之疏其言曰桑田成海天行之數誰則違之人定勝天轉移之力誰謂難之故今日而謂民生不足重也民利不必興也第聽任之天而已則無望焉矣若猶不棄置而胥越之姑不必他論捍海長隄綿亘百四十里豈不稱艱鉅范仲淹一監倉使耳不吝創築百世賴焉豈以今日之水而禦

之無策又豈以淮南當路無繼仲淹而起者乎億萬家
延頸舉足盻盻然日望之矣

附泰州利病

天下郡縣廣矣大矣其中利病亦因之予既論著泰州
水灾矣其一切利病所當急爲補救者輒亦附具如左
一曰興化新隄夫下河水道綿邈無一可通陸者萬
歷巳卯庚辰閒興化尹偶謂高郵往來舟行良苦
始倡築隄之議而興化居民利有此隄可防邵伯

湖水因賛其決遂築隄由興化至高郵長計壹百貳拾里自有此隄以來泰州西方宿水不得宣洩遂受興化曲防之害矣葢下流地昂於東而低於西大水瀰漫時東西一耳未可見也迨至將平之日西方宿水遂為此隄中亘而不得去雖有水門數處然亦不得通流以故泰州境内西半沉田獨多職此之由耳夫使此隄而可以隔高寳湖水使不至泰州也則泰州雖西當其害而亦北賴其庇

可以無言然而水自高寶倒灌者其來如故水至冬春消落者其去獨後况邵伯湖決於泰州為剥膚之災而頻年湖決不在高寶而在邵伯乎頃有興化西方成熟而泰州西方尚沈水底者甚矣興化之不仁也此其害獨在西前論故不著今特附見於此云

一曰荒廢虛糧夫糧因於田田廢久矣而糧猶如故雖束於額可同於熟乎益沈水之田或猶冀於水

平之日而久廢之地終無望於復成之期卽令雨暘時若年和歲豐彼廢田者久已化為湖蕩永無可耕之基矣計之不下數千百頃此數千百頃者糧不下萬餘石其胡以取盈也耶即曰額數難蠲而酌量於多寡之分調停於緩急之序竊謂有司者不可不加意一覈之也

一曰民竈徵輸兩淮運司鹽課甲於天下竈場三十泰州居三之一有奇竈買民田十之三四其輸糧

同也其論差以新舊為則也葢嘉靖貳拾壹年以前為舊竈貳拾貳年以後為新竈亦既體恤之者至矣乃新者詭而為舊以避差役已屬弊窟而徵輸之法又往往束於竈而法有所不行起運存留額數也竈稍完起運而不納存留催科比較通例也竈專抗催科而不赴比較官亦且無如之何專責民間完及分數而其拖欠者盡舉而屬之竈矣歷年完欠數目可考而知也已往不論姑自萬歷

十九年以後言之僅五年爾而竈閒拖欠者至貳萬肆千叁百捌拾兩有奇民間代竈那觧者至貳千貳百陸拾兩有奇此可謂有朝廷之法乎哉夫被水一也民納不耕之稅而竈則自為蠲也民賠無田之糧而況復代竈納也凡遇徵辦緊急則椎髓之苦專在民而不在竈幸值恩例蠲除則賜租之惠盡在竈而不在民嗟夫民亦何辜而至此也其間弊竇殆難悉數竈閒里役往往多豪猾通同

胥吏善為姦利每遇催徵多方影射聞有一貧者輪當竈里因而致富又聞往年竈里曾徵糧數百赴州上納而一吏反教之攜歸因而瓜分由斯以言則拖欠之弊豈盡在竈户之零星者哉可概也已近在事者不得已有民竈分徵之請聞又格於議且中寢矣然則將終聽之而已耶竊謂分徵即不能行而除姦袪蠹在董鹽政諸大人君子似當捐成心為地方一留意焉

一曰包區累民州壹百捌拾柒里各立為區以便催徵有定數矣自嘉靖丈量而後十年一造推收過割姦民猾書因而為弊積有歲年遂至虛懸之糧數千石有司不得已分之各區代納名曰包區此何政體哉曩者備兵使傅公曾一查之纔有端緒而内遷之報至矣并清出者尋復失之今又二十餘年矣不惟包區如故而虛懸又復增焉長此安窮此其弊在各里總算也即欲清之亦自有法顧

任事者宜何如耳語具前集與游太守書中玆不

備論

敬止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止集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敳

謄錄監生臣徐元辰

敬止集卷二

明 陳應芳 撰

奏疏 公移 序 碑 傳

議湖工疏

奏為湖工大舉敬陳募夫之議乞勅當事臣工虛心經理以蘇淮揚積困生靈事頃見邸報該漕運總督李世達一本開月河避湖險以利國計民生事大率謂寶應

縣氾光湖風波險惡屢為運道之梗比照高郵湖靠堤開通月河一道估計工程共用銀二十五萬兩貽運道無窮之利成湖防可久之功等因該工部覆議題奉聖旨開濬月河等項事宜依擬著漕運衙門督率所屬用心經理務垂永利欽此臣淮揚人也家於寶應湖之東親見其事讀之不勝忻躍夫以積久之害艱鉅之工先後諸臣疏凡幾上竟爾中止今數年以來淮黄流安高堰堤固河道之工所缺而未舉者獨此一月河耳漕河

諸臣目擊其艱欲乘時修舉荷蒙聖明軫念東南俯賜俞允誠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天下萬世無窮之利也臣以事關桑梓初捧邸報竊津津喜已而思及募夫之利弊則又愀然其不樂慢然其有深惕焉冀得一言之而復懼撓已成之議罹出位之罪數日以來輾轉於懷不能自釋去雖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集衆思廣忠益議事者不棄也陛下誠寛其出位之誅臣請得畢其言而無諱令湖工所謂舉者豈非為國計民生乎哉顧國計

之安危在民生而民生之休戚在財力昔先儒程子曰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用民力為重也其惜之也常至而其使之也常不輕即不得已而後用亦必有撙節愛養之道焉今以事理度之月河不開則運道為梗漂溺為虞所以拯民於魚鼈而使其得安行之利者此國計民生之所係誠不可不亟為圖也然月河一開則民力勤於版築民財困於賠累淮揚數十州縣為之騷然所以還定安集

而使其無怨讟之傷者亦國計民生之所係尤不可不亟為講也令詳考漕臣之疏其稱論方取土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則為萬十有二焉至其泒夫也則謂工程艱鉅必得五萬人而後可各州縣照數選募精壯者應役其規畫措置可不謂詳且盡歟然以臣管見測之姑置石工勿論其所謂土工之費是即募夫之值也竊意夫以五萬每名日工食即僅以二分則五萬之夫當一日千金矣一日千金則百日

當十萬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耳不識計方取土能令三月内可盡完乎又不識二分之費能足一夫一日之用乎限本年九月起工萬歷十四年五月告完則通該一年零六月矣即其中或有放工之期或有加減之數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募乎其不足者抑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為賠也假令撫按别處則必有神輸鬼運之術而後可假曰力役之征往役之分而令民自為賠焉臣

之感滋甚矣王事獨賢北山且嘆其不均未信而勞民
以為厲已淮揚之民一何不幸也即萬不得已可偶一
為之耳乃連年淮揚之民情何如哉以臣目所睹記萬
歷二年漕臣王宗沐議開𠇗洲閘河矣萬歷四年五年
漕臣吴桂芳議築高郵湖堤矣未幾而萬歷六年七年
河臣潘季馴議築黄河遠堤與高堰石堤矣又未幾而
萬歷十年鹽臣任養心議濬串場河撫臣凌雲翼議開
淮安新河矣又未幾而萬歷十一年撫臣傅希摯按臣

姚士觀議開白駒丁溪場海口矣之數者皆不可已之役俱經議有錢糧召募人夫量工給值非不犁然具也第如其所謂名募者豈真以錢糧召募而一不擾諸民哉臣往見河工之方舉也撫按下之司道司道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不足於是有排門之夫於是有牙行之夫於是有商賈之夫於是有管夫之長於是有燒磚之長於是有運石之長於是有舟車之長以家私之上下為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而趣之役焉方其籍

名也則差人有需索之例房科有打點之例富者行賄以求脫貧者奔走以懇哀能者竟脫於倖免愚者駢首以應役甚至有望風而先期挈妻子以逃者矣有赴縊投水而死者矣有其父已死而逮其子若孫者矣牌票追呼之擾遍於閭閻鎖項牽連之衆滿於街衢呼號愁謗之聲盈於道路逮繫箠楚之人布於公庭其狀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為之辦夫也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

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為辦夫五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即上之而多下之而少者可推也其運石運磚與出舟車者其費不貲又可推也往往傾資以償其費傾資不足則鬻産以佐之鬻産不足則賣子女以佐之數月之間閭閻一空其狀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以應僱之夫而往即工所也總甲有飯食之需各衙門查工人役有科索之擾管工省察業已日支官銀矣而又勒總甲輪流辦飯甚至有上

役錢有放役錢有寛役錢多方影射百計需求一不遂
其欲則督促而鞭撻之受值之夫往往多逃去則省察
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其原籍名之人矣則又僱夫
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於官銀
即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
者受值之人非出值之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省察
以此往役之夫既已先受有主者之值可以恣意侵尅
而其夫亦視此為分外之得也不為深較他如運石運

磚者又皆殷實之家敢怒而不敢言即有告發多而寘一人於理而其脫網者衆矣常見佐貳與省察管工畢日有充囊而歸者此何處得來耶以故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籍名者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此三者爲狀甚巨而況當連年災傷之後其無窮之害又有不待言者在各州縣承上所督責而又希成功之賞則取盈於額派之夫將曰是可上首功矣而閭閻賠累之苦恐不得而盡知也在司道撫按急於

報成事而因以察州縣之能則取辦於夫匠之速將曰是可謂能有司矣而小民包賠之害恐不得而盡聞也夫以錢糧原議之狹若此淮揚之民其積困若此而募夫之弊竇又若此使不亟為講求則風波之險未避而數方已困於瘡痍魚鼈之害未除而百姓先罹於塗炭其利害若不足相當者臣所以疾首痛心牘既成而復削牘既削而復綴不忍默默而已也若是則月河終不可開歟臣竊以為不然夫欲舉艱鉅之工必不可無艱

鉅之費未有省費而可成鉅工者諺有之馬欲其千里也而枵其腹無米作粥即巧婦能之乎當事諸臣豈慮不及此哉事關錢糧動經掣肘使多議其費則首事之時駭於聽聞而不可其請成事之後訛於傳播而且議其後興言至此諸臣之心良亦苦矣今日之舉其機不在撫按而在廟堂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有節省之虛名而閭閻小民陰受包賠之實害則孰若照糧起科明為每石派銀或一二分或三四分以江北

四府之糧可得數萬而以九年十年拖欠存留錢糧暫為蠲免則蠲免其舊而加派其新均於出銀而去於偏累人情未有不樂從者至於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撥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為少奈何猶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則非以厲民而且以養民此理之正也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有建寺修橋者向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而築之不期月而集

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以土石工有能願為修舉
計丈尺或授以冠帶或給以旌扁則必有應之者矣此
事之權也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而曰加派不可協
濟不可事例不可而忍聽民自為賠焉則請以十數年
以來河工緩急地方品第出夫不使偏重而撫臣設為
方略專責之府佐知縣等官凡省察州縣佐貳諸弊一
切釐革則省無名之費嚴侵尅之禁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惠也此則可謂無策矣若曰二十五萬儘可足用而

不以累民則有求其說而不得者是在當事臣工虛心酌議而已雖然臣猶有杞憂焉康濟河開自侍郎白昂用七十萬金而高郵靠堤月河在老堤純用磚石其慮至深長矣此雖斜其根基固其樁笆竊恐歲月浸淫不至於再用磚石不已淮揚之民息肩未有日也此則私憂過計在今日且置之勿論可耳臣以生長地方親見其事故敢冒死昧言伏惟聖明裁察特下該部詳議施行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萬歷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具

題十一日奉聖旨工部知道

鳳陽糧申文代本州作

申為郡疲賦重飛糧併累比例懇停急救民命事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本府帖文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批狀據本州民丁濱等告稱揚州十郡邑共糧二十二萬泰州該六萬七千餘石盡出下鄉湖蕩田地近遭減閘分水下流漕提時常崩潰十年九災糧差賠累春不得耕秋無可熟財盡民窮毒苦萬狀禍由嘉靖三十

年間江南省屬凶荒將應納鳳陽糧米五萬四千石飛派本府各屬承替辦納以待豐年歸復本州加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逐年賠解流禍剌骨累死㕑遞陳遵黃九龍等七十餘命先萬歷七年高郵寶應興化於均田大造之時具告前院各蒙停徵一年單卷存府獨有泰州田沉水底不能丈報未蒙蠲恤切思四州縣田地盡濵湖漕軟疆相連同水共患額稅尚不能供飛糧何堪貽害三方停徵一隅偏累死中求活比

例望恩幸逢天臺巡狩萬民得離甑釜拚死陳情泣懇
一視超豁照例具題查蠲生民再活萬世流芳等情蒙
批仰府查報備蒙卷查前項鳳米先為丈田畆清浮糧
以甦民困事奉例丈田均糧高郵州停徵十分之六興
化縣停徵十分之五寶應縣停徵十分之三今丁濵等
告要將該州鳳米比照前例停徵一節是否與例相合
事干錢糧合行查議為此仰州官吏照帖事理即將告
民丁濵等行提到官細查所告萬歷七年均田之時該

州果否田沉水底未經丈報蠲恤今告停徵應否與前
例相合逐查明白具詳連人解府以憑覆覈轉詳施行
奉此又奉帖文該蒙欽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按察使
張批狀亦據丁濵等告同前事蒙批仰揚州府查議速
報備蒙行州併議遵依行拘告人丁濵等審問間據𤀹
州老人里遞柴蘭等呈爲極災地方飛糧積累懇天比
例申停以甦民害事内稱泰州地濵湖海自隆慶三年
黃河夾淮破漕潰堤傾注高寶興泰四州縣萬歷九年

丈田之時該高郵寶應興化各申水患告停浮糧蒙各院道勘議該州縣起京額糧例難蠲免而鳳陽倉代納糧米委應減停酌以水患重輕量爲停徵分數各有卷證其時本州知州患病不親堂政兼以田沉水底又難丈量未經請恤遂致賠累迄今二十餘年無田有糧死亡逃竄苦不勝言今具告按院高爺登城閲水垂憫災傷出示行府查處議豁槩州疲困延望更生藺等身係里遞亭老目擊民情輒敢呈稟切思年豐之時可替江

南代辦災傷之極即額税尚望改折而飛糧豈堪徵併但令下鄉一百三十四里田沉水底不辨疆界難施弓丈而計都措里除堪種田糧不開外積年抛荒不耕者上下鄉計田五千九百二十九頃五十八畆零比三州縣浮糧田地更為加倍伏乞踏勘查照前例申詳蠲停於本州歲辦額課毫釐不減比與化停徵之數再加幾分庶積困疲民稍得蘇息又據通學廩增附生員謬宗堯等呈為災傷地方額外代糧懇乞照例申停蘇恤疲

困事本州稅糧六萬餘石災傷二十多年上官催科日
煩勞苦士民輸納盡係虛賠即正課已不能供矧額外
又何堪代令移江南之糧借派於澤國而驅災疲之衆
代納於鳳陽鄰邑告災俱幸停徵一半泰民積困猶然
獨輸十年非惟心所不甘兼且力不能辦事勢窮極力
竭怨生近蒙法臺按部親覩水災窮民具告准行議處
此惠文垂憐之至而凋𤸃更生之機也伏望仁慈父母
念地方久災無計能弭軫士民重困乘隙可援查照高

寶興化之例速為起死回生之圖葢江南歲凶既可權宜借派本州瘐極理合歸復停徵若論沉溺之苦即鳳陽糧升合亦不當存如照災傷之重比興化縣分數尤宜加恤雖蒼茫水畔未得履畝丈量而浮䕫荒田亦可計里扣筭寛一分受一分之賜早一日沾一日之恩不獨舉州災民之幸亦係諸生身家之計也事切剝膚言非庇祝伏乞比例轉申地方幸甚士民幸甚等情各到州當堂審據萬口一詞各稱前情無異猶恐不的隨揭

查各年坐派鳳陽倉糧米縁由除該房卷宗年久浥爛無存外止查得嘉靖二十五年卷一宗坐派本州鳳陽倉米二千二百八十四石四斗四勺六撮嘉靖二十七年卷一宗内開本年有收二分例徵三分共五分坐派本州鳳陽倉米六千五百五十一石七斗一升五合八勺九抄二撮後不知何年起不論災傷坐派本州鳳陽倉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又查得萬歴九年八月分奉府帖該奉撫按道劄該户部題爲丈田

畝清浮糧以甦民困事備仰本州一體清丈該本州前
任知州吳道立備行各鄉耆老保正嚴遞徐德湯曉徐
湯傑吳學等各役呈稱本州田地先於嘉靖二十一年
清丈明白錢糧不失原額無容量丈目今下河一百三
十五里自隆慶三年被水渰漫見沉水底疆界莫辨三
十餘年毫無耕種田雖送人無人肯要小民節年賠賦
錢糧苦不勝言原因水災之故非出稅糧不均告乞轉
達免量以蘇民困等情到官覆審相同轉詳批允免丈

報部訖令該前因該本州掌印知州游一面集同槩州里老親詣各鄉田地逐一踏勘一面移關高郵州興化寶應縣弔取原日一應文卷去後該本年三月初十等日踏勘後上下二鄉田地令水淺堪以耕種者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頃九十畝五分秋糧正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二石三升二勺夏麥六千四百九十八石五斗五升四合三勺棉花米一石五勺農桑二千一百四十八株黄豆八千七百五十六石二斗一升四合六勺九

抄內起鳳陽米五千五十石八斗五升一合其見沉水
底自隆慶三年至今不得耕種者用竹探量或水深二
三尺四五尺不等共計荒田二萬五千四百七十頃七
十畝秋糧正米四萬二千二十六石六斗三升五合六
抄內起鳳陽米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六石七升九合俱
各取有里遞柴蘭等甘結在卷續於本年四月初二等
日據高郵州與化縣關送文卷到州內開俱為丈田畝
清浮糧以甦民困事俱奉府帖轉奉撫按道劄據高郵

州申稱本州田地止丈過高阜處所九千六百一頃二十七畆尚有一萬六千七十八頃見今水深二三尺至五尺不等難以施弓候水退地出清丈另報申乞議處等因又據興化縣申稱本縣田地見今水勢渺漫置足無地先經申報免丈令查各里田地水深一二尺已經種蒔者止得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四頃二十五畆水深三尺以上不堪耕種者共計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七頃八十一畆五分俱係久沉水底一望無際節年錢粮拖

欠無徵申乞併為議處等因俱蒙撫按具題戶部議覆除各州縣漕糧等項仍當全徵外其鳳陽倉糧本府倉糧與各州縣倉糧俱係存留本處官軍糧餉之數歷年災傷有派無徵近將本地商稅權宜抵補那前償後亦足支持暫議停徵少寛民力仍照營田事例督責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法開墾以漸加徵高郵州原派鳳陽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四斗三升令停徵米二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二升與化縣原派鳳陽米一萬二

千九百二十石四斗七升令停徵米六千八百一十二石五斗一升三合寶應縣原派鳳陽米三千六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令停徵米一千九石八斗九升四合俱經題奉欽依備行各州縣遵照訖除寶應縣文卷未到然事體亦大畧相同惟獨本州未蒙分毫蠲恤葢因彼時申報免丈之後知州吳道立適遇患病未及會同高郵等州縣申請議處以致本州節年不耕之田照例全徵委屬不均使後水平田出耕種成熟百姓亦自相忘於

無言矣奈何二十餘年猶然如故見今湖堤再決水勢瀰漫阡陌沉於井底愁歎深於望洋民窮刻骨逃移且盡景物蕭條殆不忍言士民赴愬委為迫切畢職蒿目憂心切照糧因田派本國家惟正之供田廢糧存實地方切骨之害民害宜恤正賦難捐揆之今日誠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也所據民人丁濵等告稱前情雖江南飛糧難以更議惟以嘉靖年間鳯陽存留之數較之則遞年酌為坐派止六千五百有奇今時一槩全徵至一萬

九千以上不論災傷不為增減積逋難於取盈災民困於追併誠為疾苦迫切有不容不亟為議處者况高泰寶興兩州二縣壤地相連災沴一體彼三方久蒙浩蕩之恩乃本州獨抱向隅之泣宜乎萬姓嗷嗷歸怨前官失申而迄今為之不平也因時酌勢比例陳情蠲停之請委與相合儻蒙覆覈速賜轉詳具奏查照高郵州并興化寶應二縣事例將令踏勘過水灘田數除漕粮例難蠲免外其原派存留鳳陽等倉糧米暫議分數停徵

侍堤固水平之日仍照營田事例著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法開耕漸次加徵務足原額暫紓目前之急永惟後日之圖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矣萬歷二十年三月日

均攤錢糧申文 代本州作

申為公務事抄蒙欽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按察使張憲牌該蒙欽差勘議河道工科右給事中張憲牌前事本科看得高寶興泰均為下流受水之區然就而較之

則興泰尤下受害尤慘而興化之視泰州則又其甚者即令舊水之停積方汪洋數百里奄忽伏秋新水又至民間終歲何以為計據泰州興化士民所稱則糧又獨倍於他州縣及查興化額糧則為地者二萬四千二百餘頃為糧者五萬五千餘石維揚一府共起運米九萬七千而興化則三萬二千及查他州縣每地一頃起運米有一斗三四升甚有二斗七八升者而興化則每頃起運米一石三斗五升是十倍五倍之數也事屬偏苦

合行該道查議以便酌行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查該州田地視他州縣果否相等額課果否偏重該州水患視他州縣亦苦謂何久未調停論經久之圖應否通融撥派論極援之權應否速為補折少示寬恤備細查議明確通將始末有行文卷具詳即日申來以憑覆覈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該掌印知州游查得本州一百八十七里該田地三萬九千四百三十頃六十畝五分除上鄉五十三里坐田

止五千三百七頃七畝五分額科麥豆不計外下鄉一百三十四里坐田三萬四千一百二十六頃五十三畝三分額科秋糧米五萬六千三百八石七斗六升五合五勺每頃計該米二石三斗一升七合七抄内起運漕糧正耗共四萬三千九十五石一斗六升每頃該米并二六輕齎共一石七斗五升三合七抄夫揚州一府起運不過九萬七千而本州則已四萬三千有奇矣本府各州縣田地每頃起運極多不過二斗七八升而本州

每頃則已一石七斗有奇矣此視興化更重而偏累獨
苦之情有十倍於各州縣者自隆慶三年遭罹洪水及
高寳邵伯各湖建造減水閘座之後前田年年沉於水
底而前賦歲歲徵汲如額以故本州百姓凡有田之家
無不貧窮徹骨逃亡接踵曾不若逐末游惰之民反無
賠糧切身之累興言至此誠可痛哭流涕顧國賦不可
以輕捐民隱無由以上達理數已極窮變當通今日科
臺目擊民艱檄行酌議益災疲地方不啻生死而肉骨

也卑職仰承德意再三思維則有數說焉以備採擇為照有田則有租泰州錢糧所以獨重於他州縣者謂其田坐水鄉稱沃壤耳今沃壤化為沮洳不復可耕而糧仍偏累是使不耕之田輸有常之賦非大破拘攣之議盡為蠲減之圖則一方民生終不可濟此一說也係廟堂浩蕩之恩然而不敢望也其次則莫如通融均派蓋錢糧分數起運重而存留輕起運急而存留緩令各州縣以歲歲有收之田大半派存留而本州年年不耕之

土大半派起運令非昔比偏累何堪謂宜就本府起運九萬之内均攤三州七縣之中以存留各倉之糧均增泰州興化之額此一調停轉移之間而災民稍得沾通融均派之惠此一說也所謂經常之策然而不能不敢諸彼以與此也又其次則莫如比例改兌興泰一體被災然興化自隆慶年間築有長提一道隔住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洩每歲邵伯湖決及減閘諸水泰州屯宿獨先而宣洩獨後故連年泰州受害視興化尤慘然興化

起運三萬有奇俱係改兑本州起運四萬以上俱係正兑計每年二六輕賫比與化多派至三千八百餘兩是本州不得與興化同論災也不均更甚謂宜比照興化改兑事例一體矜恤則寛一分受一分之賜此又一説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夫百姓包不耕之税而朝廷施改兑之恩糧不失額民得昭蘇揆之事理無不可行者儻蒙酌議就此數説之中定為畫一之計破格題請則子遺之民可望更生而受人之牛羊為之求牧與芻者

亦得藉手少效其區區之願矣至於本年災傷已經申請或於漕糧盡行改折或於别項那移抵補此又權宜之策止可為目前之圖恐終無濟於積困之災民也但恩典出自上裁畢州未敢擅便擬合呈詳萬歷二十年四月日

送州大夫見吾譚公遷佐南寧序

嘗觀史漢所紀循吏寥寥數人至次其行事亦未有縷縷數千言者雖以子產為政二十六年而久太史公不

過載其民情所嚮注而已自蜀文翁以下班氏雖稍加詳然其中詔書全文及士大夫奏記間至採而序之亦不瑣瑣盡列其治狀二氏之意無亦以徵諸庶民乃見信從而璽書襃美之詞尺牘規戒之語庶幾孔子所謂文獻足徵者耶竊怪晚近世郡邑人贈行之章去思之碑盈滿天下即其諛文蕪詞將令在在傳循吏而人人軼龔黃矣孰知有大謬不然者余守曹郎在輦轂下最久以耳目覩記四方直指使所舉劾及三年大計銓司

所黜陟其於名實之際的然有當民情十不一二而其最以卓異稱錫宴大官者乃不崇朝而異議蜂起至言者鑒之欲一切報罷雖不無因咽廢食之病而因以知名實難辨葢益信史漢所列循吏寥寥不多許可抑有由也余不文不能脩班史之業然不佞亦絶不欲效世俗贈行爲諛文蕪詞以貽他日覆瓿之譏今年春余以言職守事忤旨謫官暫棲遲里中而會郡守見吾譚君以最遷廣西南寧府同知報至日里中士民不勝咨嗟

嘆息若遽奪其所天然相率走監司張公所乞留不期而會者至千餘人已數日復走不佞之廬而請曰侯遷矣吾輩何可一日無侯不得已白之監司監司許我矣若寧無一言以賛其決乎余曰唯唯否否主上之愛民甚矣豈其以得民如侯而必欲奪之以去留則未有不蒙俞允者雖然成命已下非當事者大破拘攣之議修兩漢故事寧能露章而請也若輩其再圖之又數日而察諸里巷上自父老下至兒童以及婦人女子無不咨

嗟嘆息皇皇恐其去且致怨諸家居縉紳不一昌言於當路而余家兩大父長爲江陵丞年八十次爲南寧倅年七十聞之謂余曰吾老矣吾生以來見前守或以强明或以廉幹著聲代不乏人然未有得民而信若今日者諸父老以義責子子寧得否否而已余乃踴躍爲作書上之監司曰僕逐臣也且有狗馬病蓋杜門惟恐不深何敢與聞外事乃頃見敝州守之還也百姓皇皇如有所失夫守之治狀在明公藻鑑中無俟不佞言獨其

節廉惠愛百姓孺而慕之不啻慈母今日民情如此其切當路何以答之僕觀兩漢循吏朝廷往往下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不知當時久任豈盡百姓能扣閽而留於上哉抑豈朝廷能親見問而得之下哉葢必當時監司觀風采實以轉聞乞留耳史者作傳具詔書褒美狀而不載其轉聞之由僕每每觀循吏傳未嘗不想見其時上官之賢能課吏奉宣德意也今日所望於明公者能使朝廷興兩漢之吏治吳陵蒙久任之

循良是在一舉手間耳僕所中籍也一切糧差於州大
夫素無結納又方杜門待罪於州大夫絶不往來弟耳
熟於康衢之謠而心切於緇衣之好輒因諸父老之請
敢以書上伏惟裁察幸甚書已具會聞御史大夫以廵
察未至不欲獨疏請而代者又有主名遂不果上俟行
有日矣余家二老人謀為大夫贈即以不佞尺牘之詞
命子弟輩書以貽之倘後有修班史之業者采民情所
嚮注其即以余書當奏記之一未可知也乃若大夫不

難於守益無難於佐守而南寧為古邕州伯大人具悉其可卧治則無俟不佞言矣

海陵修濬丁溪埸龍開港碑

大江以北長淮以南為廣陵郡其隷高寶邵伯之間諸水滙為湖者延袤數百里而逶迤澤國焉而東則沮洳千有餘里盩高寶興泰四郡邑田賦鹺利所從出地環其中國初平江伯陳公瑄因故道而疆里之北築高堰以障淮之南徙使合河入海東築長堤以障湖之東注

使南疏入江是為東南轉漕咽喉而提以內四郡邑之水各循其地形高下派分之以達於海泰州故海陵郡一稱吳陵若今丁溪𡉏龍閘港則綰轂海陵之口而洑溪秦潼西溪寧鄉及東臺何垛串𡉏河之水所由以宣泄者猶興化之有白駒鹽城之有廟灣也正德己卯而後稍稍就湮塞然故不為害迨先皇帝己巳之歲河決而南淮受之高堰堤遂圮以灌湖而汪洋萬頃不復辨疆邑即故太史公宋濂所嘗謂提防一決千里為壑者

是已今皇帝御極赫然下明詔遣重臣經畧其地修平江伯故事而兩堤復還其舊然水平沙積湖之高幾與堤埒而減水之議從起矣由淮陰達部伯就堤為閘者四十有奇湖水自是歲歲減而東注而興與泰視高寶更若釜然内窪以下外昂而高其來也日積其去也日壅而膏腴隩衍之壤蕩而為萑葦瀦澤之鄉者垂一十二年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其不即死且徙者日困徵輸恨不能委而去之葢幾無民巳歲癸未按御

史貴溪姚君士觀兼督學行部至士民遮道往訴而以
開海口請狀累百千計御史下其事於海防兵備參政
通城舒君大猷而以屬泰州守黃岡李君裕及高寶興
化郡邑各守若令議已民有豪舉而狡黠者居埸數盤
據善因緣為奸則詭言於鹺御史曰是不可創而開也
開之將不利於竈若商且啓海寇窺伺心而鹺御史苪
城任君養心行郡縣歲遍當代去不果勘異議者益危
言以恫喝人而衆論洶洶遂不能決李君毅然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州賦歲六萬石佐縣官費而民不有田又安所從賦也事急矣議築舍無成守土者其謂何脫不幸有他請以身任之即日駕小舸涉海上周覽而洛度焉至丁溪之東由姚家口迄蔣家壩里四十測之水可五尺由蔣家壩迄馮家堰里方十測之水可三尺則嘆曰此不入海故道乎而何云創始也由壩而下五里許是為龍開港其勢漸下其望彌遠測之不下百數十里而民竈田在范堤內遠不相涉則又嘆曰此豈海潮所

能至乎而湖處鹹淡交以侵也誠目前五十里濬而深之即煑海者得不負戴而舟也其利豈在民後哉且若能不田而食耶港而下不越一線之河止矣非有汪洋開拓之勢也又安能受餘皇使浮海而入乎即入矣四望皆水也掠之何從令而知所以筴矣無巳則下流施品椿以杜舟楫之徃來而馮家壩以上建石閘司啟閉使蓄水者過四尺而洩則慮且萬全儻亦杞人之計哉於是詢之民民莫不曰善詢之竈則竈又莫不曰善夫

役興於創為者則人情駭事艱於兼利者則人情貳今濬河也非開河也為民也亦為竈也奈何勘議者不察而徒曰海口海口使不逞者藉以駭貳人也歸而具其事於牘娓娓數百言辯析甚剴切上之按御史御史色且動謂將親按部則以三月發廣陵道府及運司而下皆從至則凡所議建置具如李君指而亞卿兼中丞衡水傅公希摯來漕撫公故備兵海防居吳陵久且目擊已巳之災者也曰嗚呼惟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於

是會疏以丁溪白駒工並列以請而具李君文於奏中不遺一言及下大司空議而大司空覆議所建置亦具如李君指詔曰可其下之守若令於是兩郡邑畫地而治之經始於今皇帝之十一年秋七月凡三閱月而竣濬四尺者丈七千二百有奇濬三尺者丈二千七百有奇夫應募者三千有奇食若金六千一百有奇石閒一品樁四食若金二百五十有奇皆取給兩臺贖鍰及倉糧之備賑者而白駒工在興化亦同時報成事矣益水

自是以海為壑而阡陌溝洫井井也報聞賞賚各有差時不佞芳備員蘭省為桑梓有生色焉無何貢生曹君文魁至函學博陳君軫書列庠弟子陳枀周嘉魚等州父老葉政濵等數十百人名拜而請曰惟是州田不耕穫者十二年所矣歲癸未而斂十之三歲甲申而斂十之七今乙酉而播穀者盡畦也其皆李侯之貺乎與造物者均矣子其一言以志永永余謝不敏葢嘗考覽載籍凡有民社者能修陂渠之政則一書再書不厭其煩

此無他民食所天誠重之也曾文定守齊州爲石門以宣洩西北湖水民數世頼之史起之治鄴也驅逺水害至有舄鹵生稻粱之謠用能光昭史冊迄今稱焉不腆丁溪之役頼天子仁聖不遐遺萬里俞中丞御史兩臺言籍第令李君怵於䠞御史而不能明析於閉與濬之議權酌於利與害之辨以身任之也則邦人之昬墊者靡所底止矣乃能力排浮議迄躋平康用垂一郡之利以方二君子事得專操之以利民者益又有難矣哉抑

猶有說焉事固難其始之成而尤憂其終之壞即正德
己卯去今六十年未甚遠也治水者用故事而修舉之
猶然滋多口繼自今歲改時移屬有譏人交亂其間則
安知後之視令不猶令之視昔也乎余故特為詳其事
使後之治水者有所考也無難興也無避口也而系之
以銘銘曰淮南之墟衆水所趨其勢回旋滙而為湖轉
漕於資通彼貢賦崇提障之毋俾東赴孰列之東州郡
四豐千里環帶派分其瀧曰維吴陵丁溪鹺阜龍開宣

泄海以爲洼已已洪水瀰漫淙沖堤隨而圮有如山崩
天子曰咨下民其憫爰命冬師來疏其梗冬師有言沙
積爾原水不減焉堤胡爾垣乃闢其門石欄星布逝者
潺湲不舍晝夜况兹海津越歲久湮百川來奔盈滿民
町膏腴沮洳十年不耡徒日號呼土毛何穙控於臺使
黎元烝烝訛言儵興憂心怦怦李侯仁人不畏強禦力
抗譊氛昌言排痌剪其荆蓁波其陸塵來自湖濵入於
海泯阡陌謐寧平如其几禾黍有美以耘以耔頻歲遺

害此年屢登拊己而思曰誰之功功在不刋非文莫紀詳而叙之敢告惇史

海陵遺愛傳

海陵者淮南一劇郡去江都百二十里今泰州也以其濵海而地獨高故名海陵云然其高又獨州治及東去如皋百里而近耳至租税所出其田盡皆沮洳為高寶諸湖水所滙歲計之收僅可十之三四以故民多貧廼民又不以貧故逋租税即儉年至鬻子女以償仕者往

往視為善地萬歷丙戌會守乏計偕者集闕下銓曹注選人得譚侯者考上當守海陵譚侯者廣東仁化人諱默字仁卿以明經薦於鄉高等五上春官不第則曰士必以甲科始官耶夫士貴自効耳令當一郡邑有民社之寄足可建樹漢循吏如黃次公輩且未聞後世以入貲賞官少之況明經薦舉也吾恐不能循吏之愧而奚以甲科為尋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比至郡問民所疾苦務在拊摩而孺畜之一意寬和不為苛急屬時當盛夏

積若霪潦湖大決前所稱沮洳盡汪洋爲壑禾黍化爲泥沙而署事者秦越其民方置酒高會駕龍舟戲水中會當路所使勘災吏至以屬縣輕之弗爲禮吏繇此恚甚故輕其災不以實上迨報至租稅當全徵民益恟恟思逃死四方侯來則以日夕行村落中體察且慰勞之曰良若愼毋恐乃公在終不令若死徵輸也已而兒官至侯爲涕泣當路前請出倉中陳穀舂米及貸鹺銀若干兩繼之故事倉穀無擅發者而鹺銀係額課臺使者

有難色侯涕泣請不休當路察其迫切不可奪具爲請於上得報可繇是轉漕無害而閭閻安堵若弗聞也者籍令拘攣守故常誠意不足動上則不知死徵輸者幾何人矣冬春之間民困於食道殣相望侯度城内外寛敞隙地爲蓬舍以居就食饑民出帑金擇長年廉吏設粥分辰申爲兩餐日循行稽考具井井有法如是者數月全活以萬計周視城垣霪雨積久傾圮幾五百餘丈侯又私念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古荒政宜有也第時

詘舉羸費安從出一日策曰得之矣郡故有平市者官為給帖易一官則更新給之給則有稅此前人抑末之意然而充私費矣今用以修城不亦一舉而兩得耶計之金可五百兩有奇粟稱是因鳩工飭材具為區處某所土可以磚某處工當日幾何匠役往一一咨詢其言不爽於是城完而饑民亦仰給焉其綜理周密如此萑堰盜起取人於萑苻之澤侯不為張皇第曰赤子易撫耳於是購得其渠魁一二主名懸賞募之為檄以勸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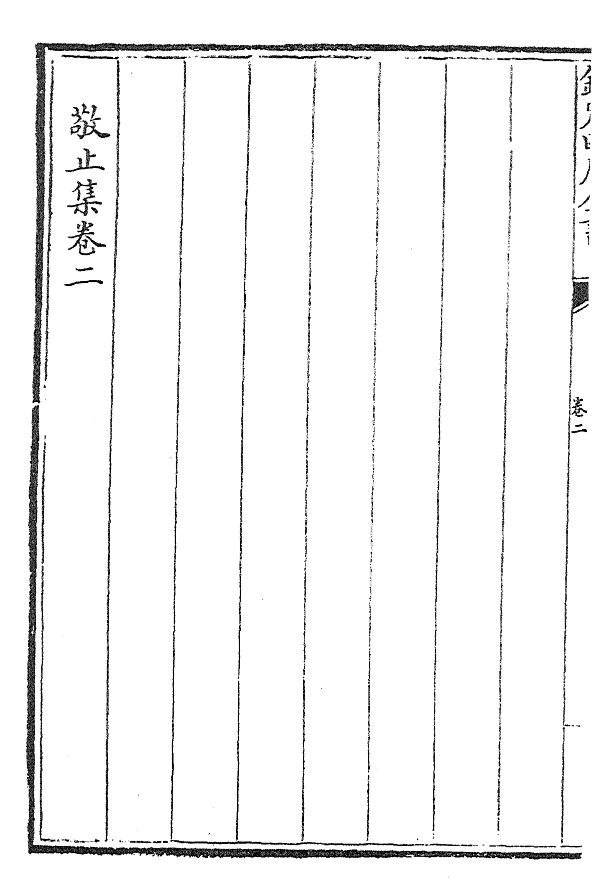
脅從者不一月解散去入他境侯復為教令諭境內以為善禁奸之意民多化之兩造集於庭必和其詞色使竟其說後徐以意決之即弗服明日再來具剖說如初期於得情乃已即至於三不厭煩瑣以故人各輸其情實不忍欺獄訟衰止無冤民侯自奉甚儉日蔬食間日始一肉衣服不為鮮靡一粟一布與值反浮於民間居久之當入覲橐且蕭然不取市肆一物民謠有兩袖清風之頌行之日父老至遮道各以其力所辦具金以贈

悉麾而去曰毋恩乃公為也吾無所用之百二十里之
間扶老攜幼送者趾相錯於路明年歸民益喜侯愈益
務為寬和會大旱江南北赤地數千里侯度來年米價
必騰湧急出帑金數千兩以漕米七錢石易之明年價
果至倍則仍以七錢令人自為售漕有羨米故事皆官
自用不以報是時朝廷遣戶曹郎出賑郡止得分金二
百待哺者無慮數十千其與幾何侯又以前羨米佐其
費設粥如曩時所全活益衆其善推廣德意多類此君

為人貌朴口逡逡不能道詞至其誠心實意表裏洞然
無纎芥可疑以故士民愛敬愈久而愈信之初時人或
病其御吏稍寛會一上官雅賢重君留飲盡驩洽而吏
中狡黠者因居間至為蜚語流謗上官廉踪跡所從起
以私竭送侯自處人人吐舌即吏亦惴惴請死侯莞笑
曰事久自白耳卒御之如初吏亦皇恐媿無地會吏以
他事被黜侯復稍稍出俸錢貽之其人曰吾儕小人不
虞公覆我如天也繇是他吏亦感動傾心事之絶無緣

簿書為奸者矣博士青衿弟子往往周卹其困乏學使者按部民有詞連一二生理雖稍曲侯必務為成就安全終不以曲故抵於法曰養士甚難何可摧抑之令士氣不振也侯為政凡五年餘節廉惠愛如一日治行為淮南第一用資稍遷廣西南寧府同知士民詣監司乞留者千餘人語在他序中留不可得則各為詞脫其靴藏之懸諸郡門以志去思榜曰譚公遺愛郡陳子曰廉者多矯刻之行乃寛然長者不可得兼也侯才能集事

誠則可孚豚魚寛能得衆康則可樹表儀漢詔褒予循吏必稱賢人君子信矣殆其人也乎宜其去之日有遺愛也懸門之履仰止在焉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繼自今海陵赤子其永矢弗諼也夫



敬止集卷二